

848

紹鈞

代表作

上海全書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11708

序

葉紹鈞字聖陶，江蘇吳縣人，現年四十六歲，爲文學研究會的創辦者。學歷雖僅至中學畢業，然對於文學的造詣極深。又因他曾任小學教員十年之久，故對於教育也很有研究。

葉氏曾於民國十六年主編小說月報。現任開明書店編輯，並主編中學生雜誌及小學教科書等。

葉氏從事文學生活極早。處女作隔膜出版於一九二二年，即爲一般青年讀者所熱烈歡迎。繼作有火災等集。至長篇倪煥之出版，可爲葉氏劃期的創作，亦可稱爲中國文壇的代表作品。書中描寫一個小學教員倪煥之，以受時代巨浪的推動及其個人思想的變遷從側面描出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前至五卅爲止的一段時代，寫得有聲有色，也可稱爲時代的代表作品。茅盾先生則稱之爲「扛鼎的工作。」

葉氏是一個寫實主義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是描寫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農村社會裏的一些實際的人物。他以誠實的態度和平靜的風格寫出他所見到的和感到的這現實的人生。



葉氏除創作小說外，同樣得到相當成功的就是他的童話創作了。因為他曾做過十年小學教員，故對於兒童的一切了解得特別透澈，因此他所作的童話如稻草人等；也獲得了相當的成功。葉氏便爲中國唯一的童話創作家了。在這童話創作缺乏的時候却是值得注意的。

本書所選的作品，計有小說十七篇，童話四篇，散文十六篇，都是他的最精彩的代表作品。

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 編者

葉紹鈞代表作選目錄

小說

英文教授	一
招魂	三四
多收了三五斗	五四
春光不是她的了	六七
微波	九七
一個小浪花	一二〇
逃難	一三〇
隔膜	一四七
火災	一五七

葉紹鈞代表作選

英文教授

院長分配給董無垢的是西洋哲學，心理學，論理學這些科目。這些科目還沒有人擔任下來。由一位哈佛的哲學碩士去擔任，院長以為再適宜也沒有的了。

但是董無垢劈口就回絕，「我不能夠擔任這幾個科目。」

「爲什麼？」院長彷彿聽到了驚人的言語，眼睛睜得很大，牙齒咬住了下脣皮。

「爲的我不懂得這幾個科目。」他咳了聲嗽，又修正地說：「說得確切一點，我不適宜教這幾個科目。在八九年以前，我是教過這些的。可是，現在，我的認識轉變了。我覺得這些學問好比照在池塘上的月光，印在牆上的花木的影子，看看固然教人眼花撩亂，實際卻空無所有，院長先生，你大概知道我是皈依了佛法的吧？」

院長確然知道這一層。當校長把董無垢的名字交代下來的時候，曾經說：「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最熱心最認真的教授，可惜他近年來信奉了佛法，喫素，每天念佛，竟像一個迷信很深的老太婆。」

「知道的。」院長用手掌在臉上擦了一周，又說：「還是像八九年以前那樣教教這些科目，不行嗎？」

「不行，」董無垢堅決地回答，宛如辦理一樁關係重大的交涉。「我不能夠站到講臺上，滔滔不絕地專說一些違心之論。我不能夠拋開了課程的規定，不顧一切地儘量發揮自己的意見。我並且知道，我的意見和現在的教育旨趣是不相容的。所以，我希望我所教的功課不要觸着思想這方面。」

「那末……」院長不再說下去，把疑問的語句藏在兩道鋒利的眼光裏，彷彿說：「那末不要當什麼教授豈不很好嗎？」

「如果容許我揀選的話，我願意教一點英文。」

「英文，英文，」院長嘴裏念着，心頭在那裏盤算。班次，鐘點，薪水數目，擔任教

師，這幾個項目像機器上的齒輪一般，轉轉地轉動着，答復的話語就產生出來了。

「英文也可以。不過只有一班一年級了。每星期四點鐘，每點鐘四塊錢，一個月只有六十四塊錢呢。」

「夠了，夠了，」董無垢滿足地說。「而且我最歡喜從一年級教起。」

「好像太那個了，」對於校長的老朋友僅僅分配一班英文，院長覺得非常之抱歉。

「沒有關係，」英文教授用懇摯的聲調安慰那院長。「不過我還有一個小要求，請不要把我的功課排在上午十點以前。因為十點以前我有自己的功課。」

開學以後，這位英文教授就搬到蜂房似的大學裏去住。他選中一間最僻靜的房間，在校園的東北角，隔壁是植物標本儲藏室。除了一年級的學生，一個職司打掃的校工，一個給他送素菜的廚役，誰也不會意識到他的存在。他們房門老是關得緊緊地，只有一棵冬青樹從玻璃窗間窺看他，熟悉他在房間裏的生活。

每天上午八點半，他自己的功課開始了。

西牆下的桌子上，香爐裏燒着檀香，乳白色的煙縷時而屈曲時而筆直地升了起來。一個

樓製的圓拜墊放在桌子前面。他先是凝着神，合着掌，嘴裏念着什麼。那是無聲的念，只有他意念中的耳朵才聽得見。然後拜下去，整個身軀像青蛙一般伏在圓拜墊上，所不同的只是他並不抬起了頭。他的動作非常熟練，猶如一個從小受了戒的和尚。這樣拜伏了幾回之後，他移過圓拜墊，讓一把椅子佔據那位置。於是他坐下來，臉還是朝西，默念着那些念得爛熟了的辭句。

這當兒他沈入一種麻醉似的境界。從運動場送來的呼喊聲音，從學生宿舍傳出的歌唱，弦樂，以及男女的歡笑，從圍牆外面一陣陣滾過的汽車的喘息，他都聽而不聞。他只用意念中的耳朵聽着自己默念的辭句。同時他忘記了學校，忘記了課程，忘記了延長到三年多的失業，忘記了母親和妻子的逝世，一句話，他簡直忘記了自己和世界。他動員了所有職司思維的神經細胞來建造阿彌陀經所說的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瑠璃玻瓈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瑠璃玻瓈碑礫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漸漸地，他意念中的眼睛彷彿看見這樣的國土湧現了，不過有點模糊，像開映得太久了的電影

片。於是他更益凝神，希望這國土顯得十分鮮明，比得上初次開映的「考貝」。

大約經過一點鐘光景，他自己有數，把那些無聲的辭句念完了，這才站起來。移過椅子，換上圓拜墊，又像開頭一樣拜伏。輕快地虔敬地撲上去，前額觸着拜墊的邊緣。這樣拜下又站起，站起又拜下，連續了好幾回，他自己的功課才算完畢。於是他帶着快適的笑容，回到人間的國土。

對於教英文，他反對時下流行的所謂直接教授。他說：「我們讀英文，注重在理解，注重在看得懂英文的書。一句英國話，意思和情調跟怎樣一句中國話相當，這是最要弄清楚的。要弄清楚這些，只有磨細了心思去查字典，去讀文法。工夫用得深，自然不愁不理解的。那直接教授，有什麼道理呢！初中學生跑進英文教室，就聽不見一句中國話，只見教師指着門說 door，指着書本說 book 指着他自己的鼻子說 I。他們以為這就是『置之莊嶽之間』的辦法，成績一定可觀。那里知道中國孩子到底不是英國孩子，他們跑出英文教室，說的聽的依然句句是中國話。這只是『一暴十寒』的辦法罷了，對於理解的工夫卻完全拋荒。所以教授方法越新鮮，學生程度越不堪。並且，中國人說英國話，即使說得和英國人絲毫無二，

又有什麼用處？去做『剛白度』，去當外交官，當然是用得着的。然而我們並不需要這麼多的『剛白度』和外交官！」

當第一回上課的時候，他把這些意思向一年級生宣告了，接上說：「我不預備在教室裏說上一大篇的英國話，教你們聽得糊里糊塗，似懂非懂。我要教你們認真地讀書，教你們澈底地用你們的腦子去理解。爲求毫無障礙起見，我願意用中國話給你們解釋。」

大學生對於用什麼話解釋本來沒有成見，何況中國話聽起來到底比英國話順耳，也就不聲不響，算是默認了他的主張。他們覺得發生興味的並不在此，而在這位英文教授的打扮。頭髮修得短短地，是「和尚頭」，不是「圓頂」，太陽穴的部分錯雜着一簇一簇的白髮。身上穿一件灰布大褂，尺寸和身材不相稱，前胸後背以及胛支窩下都有很大的摺皺，又太短了，把褲管露出了兩三寸。鞋是布製的，黑布面，藍布底，沾上了灰塵，像一個店司所穿的鞋。這樣打扮完全不像一位英文教授。他們以爲英文教授該有一個油光光的西式頭，該有一身覺得筆挺的西服，至少至少，也得穿一雙五塊錢六塊錢的皮鞋。

爲了交練習簿和詢問書上的疑難，學生發見了這位英文教授房間裏的香氣。聞到這香

氣，彷彿覺得身在寺院裏，不然就是走進了覺林功德林一類的素菜館。後來他們又注意到他的不參加任何集會以及終日把房門關上。他在房間裏做些什麼呢？

一天早上，一個好專的學生伴着那棵冬青樹窺看他的私生活。啊，圓圓的頭顱，半閉的眼睛，只見翕張不出聲音的嘴巴，一個指頭對着一個指頭合攏來的手掌，寬大的灰布大褂，徐徐上升的香爐裏的煙縷，簡直是一個和尚！這個學生藏不住他的新奇發見，不到幾天工夫，連別級的學生都知道了：一年級的姓董的英文教授簡直是一個和尚。

上英文課的時候，黑板上漸漸有歪斜的「和尚」字樣出現，或者用漫畫的筆法，粗大的一條弧線鉤勒成一個和尚頭，在這中央誇張地畫着三行的香疤。英文教授看到了只是笑一笑，一壁用粉刷揩去這些並無惡意的諷刺字畫，一壁和平地說：「我教你們英文，你們只要問教得你們得益不得益，不用問什麼和尚不和尚。況且我並不是和尚，你們看，我身上不穿什麼僧衣，頭頂上也沒有你們所畫的香疤。」

這個話引得學生輕鬆地笑了。

「先生念的什麼經呢？心經？還是金剛經？」

「翻開你們的書吧。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談到功課以外的事情。」

有幾個知道一點佛學名詞的學生，爲了好奇，在功課以外的時間到他房間裏去訪問。他給他們每人斟一杯茶，殷勤地接待着。

「先生修的是淨土吧？」

「不錯，是淨土。」

「淨土也是一種烏託邦，牠給與人精神上的安慰。這個說法，先生以爲對不對？」

「這叫做唯心淨土，我們所不取。我們相信極樂國土真實存在，修行的結果真實能夠往生彼土。」

「什麼動機使先生發生這個信仰呢？」

「這個問題教我難以回答，因爲牠太複雜了。可是未嘗不能夠簡單地回答。現在心理學裏不是有所謂本能嗎？人人都有發生這個信仰的本能，我不過順着本能而行罷了。」

「照這樣說，我們也有這樣本能的了，爲什麼我們不發生這個信仰呢？」

「那是『緣』還沒有到。『緣』到了的時候，你們就發生這個信仰了。」

「印光法師，」另一個學生接着問，「大概先生知道的吧？」

「他是最可尊敬的一位大師，光明無比的指導者！」

「我們看過他的文鈔。」

「你們也看過印光法師的文鈔，難得！難得！」

「在他的文鈔裏，文章實在不少，可是似乎只說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人家怎樣地死。臨命終時，這個心不可散亂，要好好地念佛哩，送終的人要誠心幫助念佛，見着斷氣也不可放聲啼哭哩，翻來覆去，無非這些意思。我們覺得除了年力衰老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死的。而他專心教人準備一個死。這不免使我們詫異。」

「也不只印光法師一個人這樣說，許多古德都是這樣教人的。你們要知道，死是一個最緊要的關口，如果走錯了路頭，永遠不得超升。所以不能在生前準備，以免臨時失措。你們要知道，有兩句最警切的話，叫做『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這個回答使發問的不甚了了。那學生正在斟酌繼續下去的問話，第三個學生搶着機會先開口了。

「先生對於殺生，想來是戒除的吧？」

英文教授點頭。

「是絕對的戒除嗎？」

「可以說絕對的戒除。」

「一個蒼蠅，一個蚊蟲，也不肯弄死嗎？」

「蒼蠅和蚊蟲也是生命，怎麼可以把牠們弄死！」

「但是蒼蠅會帶來虎列拉，蚊蟲會帶來瘧疾，我們不去撲滅他們，牠們反而要撲滅我們了。」

「我們可以把喫的東西保藏得周妥一點。我們可以揮着扇子，請牠們不要和我們接觸。到了晚上，我們睡在蚊帳裏，瘧疾的憂慮也就可以解除了。」

「照先生的說法，我們並不能絕對安全。在有些地方，我們是防護不到的。或者沒有力量防護，譬如說，人窮，用不起蚊帳。對於加害廣大的生命的東西，我們以為必須撲滅得乾乾淨淨。惟有這樣才是最深的慈悲。」

「你們這樣想嗎？」

「甚至血肉橫飛的戰爭，我們以為有時也是無比的慈悲行徑。那些貪鄙的野心家，那些殘酷的魔王，要吸人家的血液滋養他們的身體，要用人家的骨頭填充他們的屋基，對於他們，我們也講戒殺嗎？他們就來得正好，我們客氣，他們福氣，他們是志得意滿了，然而我們的血液和骨頭都成了犧牲。這惟有給他們一個嚴厲的懲罰，一個無情的抗爭。直到把他們撲滅得乾乾淨淨，世界上開始有了安全的日子，廣大的生命才得欣欣向榮，像春天原野上的花草。先生，你說這種行徑不是最深的慈悲嗎？」

「在從前我也這樣想過的，」英文教授仰望着屋角，他沈入了回憶裏頭。

「我們常常想，一個篤信戒殺的人應該是最堅強地反抗強暴的人。因為強暴所表現的是各式各樣的殘殺，不反抗強暴，就無從貫徹他的戒殺的信念。」

「現在可不作這樣想了，」英文教授自顧自說。

「爲什麼？」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樣『還』下去是沒有了局的呀。」

「先生，我們倒要聽聽先生對於我們那強盜似的鄰舍的感想。他侵佔我們的土地，殘殺我們的同胞，我們現在還算有着命的，而他的欲望簡直要吸乾我們最後的一滴血！對於他，先生也像許多人一樣，覺得非常之憤恨，非給他一個無情的抗爭，同他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嗎？」

「不。」

「不？」發問的不勝詫異。「怎麼能不呢？」

「我只是可憐他。他的孽太重了。如果我們以殺抗殺，那就是自己造孽，豈不同他一樣地可憐？」

「原來你也是一個阿Q呀！」發問的把這句話截留在喉嚨口沒有說出來，只是望着那圓圓的頭顱發楞。

好奇的探試是沒有「再來一回」的興味的。這幾個學生辭了出來，以後就不再去訪問這位英文教授。別的學生連佛學名詞都不知道，當然引不起什麼好奇心。黑板上的並無惡意的諷刺字畫似乎塗得厭了，漸漸地絕了跡。大家對於和尚不和尚差不多完全忘懷。只有那棵冬

青樹還像先前一樣，聳起了高高的身子，從玻璃窗間窺看這位英文教授的私生活。

他蜷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裏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見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

二

董無垢剛從外國回來的時候，和現在的董無垢竟像是兩個人。那時候他年輕，無論走到那裏，人家總覺得他帶來一股青春的光輝。西服筆挺，應合着時行和時令。一頭頭髮，銷磨半點二十分鐘不在乎，總之要教牠成爲一件愜心貴當的藝術品，能以參加美容術的賽會。他在大學教課，本着他的素習，預備絕不馬虎，講解非常認真。「懂了嗎？不明白儘管問。我可以針對着不明白的處所給你們解釋。」這樣的話幾乎每一課要說幾遍。他不像那些出門不認貨的大學教授，他願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移植到學生的頭腦裏，讓牠深深地生着根。逢到週末，他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家去看他的母親。他愛他的母親像一個小孩子，依貼在她身邊，望着她的笑臉，談一些無關緊要的家常話，喫一點精緻的點心和飯菜，覺得這個世界美滿極了。多年的出洋留學，只有看不見母親教他受了許多苦楚，因而週末的回家給他最大的快樂，決不肯偶然放棄一回。他的母親是念佛的，每天早上點上三炷香，做半點鐘的功課。他

當然覺得好笑，對着一個虛幻的觀念，鍥而不舍地傾注着虔誠，算什麼呢？然而他絕不讓這個意思在臉色上表示出來。既然老人家樂此不疲，他就幫助她移正椅子，或者點起香來。

他有一些嗜好。抽香煙不用中國貨，因為質地太壞，有礙衛生。喝酒卻歡喜中國的花雕，興致好的時候，兩斤還不醉。他又常常和一班年齡相仿的朋友上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去。那時候跳舞場還沒有流行，要看女人，這些地方頂方便。他看女人注重在屁股，他說豐滿的屁股是女性的象徵，那些平塌塌的簡直可以說沒有屁股，也就沒有女性可言。朋友們說他這種說法是「屁股哲學」，大家傳為笑柄。

雖然歡喜看女人，他可不會做過放浪的事情。他懂得衛生，知道放浪的結果不免費去請教某一科的專門醫生。他需要一個如意的女子，和他共同生活，做他的「另外的半個」。他規定了一些條件，除了「女性的象徵」以外，臉蛋須是圓圓的，知識程度要能夠談談哲學上的問題，還有其他的四五項。依據了這些條件隨處留心，他只覺得女子太多而合格的太少，少到一個都沒有。朋友們自告奮勇地說：「我給你作媒。」但是聽了他的條件之後馬上搖頭，連聲說：「難，難，難。」

由一個朋友介紹，他認識了一家人家。那人家有一位小姐，臉蛋是瘦長的，「女性的象徵」若有若無，知識程度是看玉梨魂還不能十分了了，總之完全不合格。他當然毫不在意，既經朋友介紹，就看作疏遠的親戚家一樣，隔兩三個星期去訪問一次。但是那位小姐的母親款待他非常之殷勤。他來了，特地弄起菜來，知道他喝酒，爲他打了上好的花雕，並且關心到他的寒暖，問他可需要什么。體貼入微，儼然一位丈母。那小姐呢，見了他就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偎依着他，要他講外國的風景和習俗，大學裏一切瑣屑而有趣的事情……什麼都好，只要是他嘴裏漏出來的她總愛聽。她常常不讓他走，他帽子拿在手裏了，還要想出題目來絆住他，拖延一個半個鐘頭。他這才感到有點尷尬，自己心裏盤算，往後還是不去爲妙。然而消息傳來，那小姐已經有了表示，若不嫁他爲妻，寧可當一輩子的老姑娘，不然就是自殺。他聽了十二分躊躇，甚至破例地缺了兩天的課，來研究犧牲自己還是犧牲那位小姐的問題。「犧牲了別人滿足自己，這樣的人太自私了，我情願犧牲自己！」當第一道晨光熹進窗子來的時候，他決定了。決定之後，事情就非常簡單。母親方面只要兒子樂意，無不竭誠贊同。委了一位媒人到那人家去說合，那人家歡天喜地，惟命是從。初春的某一天，一品香張

起了盛大的婚宴，他開始得到了「另外的半個」。

假想往往和事實不符。他本來準備着犧牲，可是結婚之後，他只覺得嘗到了許多的歡樂。犧牲了什麼呢？實在指說不出。新娘的嬌羞是有味的。像丈母一樣弄了酒菜供他享用也有味。乃至唱一些閨中熟習的彈詞小曲，繡一些枕頭或者檯布上的小花樣，他在一旁聽着看着，也覺得有無比的甜美，爲意料所不及。

逢到週末，他還是坐了二點鐘的火車去看母親，有時是夫婦兩個同去，有時他一個人去。在大學教課還是那樣認真。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還是要去，然而並不妨礙他對於新娘的憐惜。平靜的滿足生活繼續下去，宛如一道流動不息的小溪：他自己這麼想，人家也代他這麼想。

像火山的爆發，五卅事件突然發生了。

外國巡捕向徒手的羣衆開鎗。死屍橫七豎八躺在最繁華的南京路上。血淋淋的受傷的做了囚車裏的囚徒。從拋球場到跑馬廳一帶成爲陰森森的刀光鎗影的區域。

這一天天氣有點悶熱。他從大學回來，正在庭心裏透透氣，看看新近出土的牽牛花的子

葉，忽然那個在一家書局裏當職員的鄰舍從矮花短外喊住他，告訴他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

「有這樣的事情！有這樣的事情！」他連聲喊着，跑進室中立即坐下，拿起鋼筆來給一家英文報館寫一封通信。他根據了「人道」和「公理」來講，他說這種殘殺太違背人道了，太沒有公理了，一個文明人不能不提出嚴重的抗議。

第二天看報紙，這封通信沒有登出來。

第三天也沒有登出來。却看見了全市罷市罷工罷課的消息。這使他異常興奮，筆頭上的抗議都不讓露臉，應該給他一個更嚴重的行動上的抗議。羣衆的力量多麼強大啊，眼見上海市就要表現出一個空前的英勇姿態！

大學裏罷了課，師生聚集在一起開會。除了怎樣和各學校各界取得聯絡外，又討論到怎樣支持罷工的問題。

「最要緊的是維持罷工工人的生活！」激昂的聲音從大會堂的左南角播散開來。「我提議：我們教職員先捐一個月的全薪，以後看情形，再商量怎樣捐法。各位同學呢，大家量力而行，能捐多少就捐多少。」

「好！贊成！贊成！好！好！」喊聲和拍掌聲幾乎把大會堂的屋頂都掀了起來。

大家回頭向左南角，只見站起在那裏的，眼睛裏含着激動的淚，舉過了頭頂的手掌還沒有放下，他是董無垢教授。

雖然一些教職員不滿意他的提議，但是只能在私室裏頭對着見解相同的人談談，若在大庭廣衆間，還得違心地說：「董先生的提議最是扼要，大家能夠這樣幹，就是三年五年的罷工也支持得下。」因為這樣，他被推爲學校的代表，去和他校以及各界的代表合力工作，共同推進這個偉大的運動。

他在編輯股裏工作。編輯股編印一小冊子，有中文的，有外國文的，把慘案的真相詳盡地記載着，還加上簡要的闡明，慘案的原因是什麼，要怎樣才能保障以後不再有同樣的慘案發生。此外又出版一份小型的日報，把最近的事態以及運動的路向宣布出去，儼然成爲全上海民衆公共的喉舌。有一天，他給這份日報寫一篇短論，一口氣寫下去非常順利，到末了，他懷着一種嘗嘗新鮮滋味的心情，第一回使用了「打倒帝國主義」的語句。

「這裏不能使用這樣的語句！」另一個編輯員，一個國家主義者，看見了這篇短論的校

樣，捉到一條刺毛蟲似地嚷起來。

「爲什麼不能使用這樣的語句？」執筆的董無垢驚慌地問，以爲他發見了理論上的錯誤或者語文上的毛病。

「你說『打倒帝國主義』。那裏有什麼帝國主義？這只是共產黨的胡說八道！我們又不是共產黨，爲什麼要效學他們的口頭禪？」

「沒有帝國主義嗎？」董無垢的額角暴起了青筋，鬱結的聲音帶點顫抖。「老先生，沒有帝國主義，也就沒有五卅慘案了。牠表演活生生的一幕給你看，你一眼不眨地看了，倒說並沒有牠，我佩服你的寬大的度量！」

「怎麼？」另一個編輯員感到受了侮辱，站起來，捲起他那紡綢短衫的袖管。

「至於你說這是什麼黨的胡說八道，我可不能同意！你不是閉着眼睛的，許多的刊物上印着這一句話，全上海路旁里口的標語上寫着這一句話，你都沒有看見嗎？難道他們全是盲目的傢伙，全是學嘴學舌的鸚鵡？」

「我不同你辯論，纔之，在我們這份報紙上，不能印上這一句話！」一壁說着，一壁用

拳頭敲着桌子。

「非用這一句話不可！」董無垢也站起來，用拳頭敲着桌子，敲得比那個人更響。「我署我自己的名字，我負責任！」

暫時的沈默。

其他三四個編輯員知道將有一場打架在這屋子裏表演了。他們不要看這種乏味的表演，一致站在董無垢這方面說話。「我們以為董先生的文章沒有錯兒。打倒帝國主義，非但嘴裏要說，筆頭要寫，還得用行動去實現牠呢！」

「好！」那個人有點窘，但眼睛睜得更大了，宛如魁星。「你們既是一夥兒，我就辭職，我再不問編輯股的事情！」這樣說着，他披上長衫憤憤地走了。

勝利屬於董無垢，使他起了窮究奧妙的欲望。他搜集許多流行的關於政治經濟的書籍雜誌來看，彷彿走進了應接不暇的名勝區域，每跨一步總要點頭叫絕，讚歎地說「生平初見」。五卅運動因為聯合陣線的分化，漸漸成為強弩之末，他固然非常之憤慨。但他以為這本是一個長期的鬥爭，一下子就會有多大的成功，未免太廉價了，一個努力的人不應該想望這樣的

廉價。因此他毫不灰心。由那個當書局職員的鄰舍的介紹，他加入了當時還不能公開的一個政治團體。

他把自己的客室作為所屬的那個區分部的會場。每逢會期，他提早喫晚飯。一會兒赴會的從前門或者從後門來了，其中有工人，有商店公司的職員，有小學教師，也有和他同行的大學教授，他接待他們勝似親兄弟，親兄弟不過由自然支配，會合在一起罷了，而聚集在這裏的卻是意志相同的伙伴。他一個一個同他們握手，緊緊地，殷勤懇摯地，使有幾個工人覺得不好意思，一時間手足無所措。

週末還是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去看母親。香煙還是抽，不過換了中國貨，他說「美麗牌」也還可以。酒是難得喝了，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竟絕跡不去，他說一個人沒有這麼許多閒工夫。閨房之樂也比從前少領略一點。他的夫人問他：「你近來常是忙忙碌碌地，看書哩，看人哩，開會哩，到底爲的什麼？」他親愛地回答說：「你不懂得的，不用問吧。總之你丈夫幹的決不是壞事情，我的好人兒呀！」

他痛恨那些鎮守上海的軍閥的爪牙，不亞於帝國主義。大刀隊哩，偵緝隊哩，把人命當

兒戲的事情，幾乎每月每星期都有。如果不湊巧，他被抓去嘗嘗刀片或者鎗彈的滋味，也不足爲奇。但是他並不膽怯，他相信若是大家膽怯的話，這班殘酷的禽獸將永遠沒有在世界上消滅的一天。恨着他們必須和他們拚，必須迎頭衝上去。

他欣羨極了革命發源地的廣州，只恨自己離不開上海，不然總得跑去一看一聽。誰動身到那邊去了，他熱烈地歡送着，輪船開行了幾百丈遠，他還是揮動着帽子。誰從那邊回來了，他的歡迎更爲熱烈，熱烈之中又帶着虔敬，好比佛教信徒對於一個朝山進香回來的同伴。聽說那邊民衆怎樣地興奮，軍官怎樣地受着訓練，他簡直五體投地，相信「新中國」必然會花一樣地開出來，因爲那邊埋着的種子已經生了根，發了芽。甚至那非常單調的「打倒列強」的歌兒，他也說牠活潑，雄壯，足以激動人的革命情緒。

北伐軍出發了，他的心神依着軍隊的路線在地圖上活躍。一路民衆歡欣鼓舞的情形，和軍隊像一家人那樣的熱烈真摯的表示，他讀到報紙上關於這些的記載，總覺得許多同胞太可愛了，也太可敬了。在武漢，革命外交竟然成功，更使他興奮到了極點。至少帝國主義伸到中國來的根枝已經動搖了，大家再加努力，不愁不能把牠掘起來。

他看見了最近的將來的景象：被壓迫的許多許多人都站了起來，從千斤重的石頭底下，從胳膊粗的鐵鍊底下。大家擡起了頭，挺起了胸膛，在從未呼吸過的自由空氣中呼吸着。快活的歌聲海潮一般湧起來，唱了一曲又是一曲。再不見一個蓬首垢面的囚徒似的人物。個個康健，結實，樂觀，精進，做着分內的工作，取得分內的享受。

他彷彿坐着急行的火車，這景象猶如迎面駛來的前途的山河樹林，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眼見得沒有多久自己就將衝進這景象中去了。因為軍事勢力不久就要來到上海，同其他地方一樣很快地取得勝利，都是沒有問題的事情。

爲着防備軍閥爪牙的臨危亂噬，上海的一部分加盟員也準備了武裝，以便和軍事勢力響應。鎗械和子彈須得保藏在妥適的處所。有人說，董無垢家裏最是妥適不過了，類似小洋房的屋子，陳設相當體面，而且誰都知道，屋主人是一位大學教授，放在他那裏，比藏在保險庫裏還要安全，沒有人疑心。董無垢說：「好，放在我家裏就是了！」於是犧牲了三張沙發，讓他們把那些危險東西塞在彈簧和麻絲中間。

一天早上，藏東西的跑來取東西了，一個個起勁非常，眉梢眼角飛揚着英雄的神采。他

自愧不會幹這一套，只能殷勤叮嚀地對他們致着珍重。他的心跳動得異常厲害，不要害怕，卻爲過度的高興。一個全新的場面立刻要展開來了，他不能不高興，他有着並不輸於他們的熱情。

本來只能遮遮掩張在屋子裏的那面旗子，在大建築的屋頂，在街市的店舖門前，堂而皇之挂起來了。上海的陽光照耀着牠們，上海的風吹拂着牠們，飄飄揚揚，顯出說不盡的美麗可愛姿態。

這以後若干天，董無垢宛如掉在一個熱鬧而多變化的夢裏。他擠在汗臭滿身的人羣中間，參加了好些個盛大的集會。他跑遍租界的各處，觀察了帝國主義爪牙的色厲內厲的窘態。他巡行滬西滬北以及浦西的工業區域，領略了那些準備站起來的男女的狂熱情形。他破例地向母親請了假，有兩個週末沒有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去看她。

忽然青天裏起了霹靂，他聽說游行的羣衆遭到了射擊，死傷的比五卅慘案還要多，還要慘，地點並不在帝國主義統治着的租界，而在飄揚着那面新旗子的中國地界。

「不能有這樣的事情！不能有這樣的事情！」他失了魂似地連聲嚷着，立即跑到出事的

地點去作實地調查。

事情並不假。武裝兵士佈了崗位，不許行人在馬路中間來往。行人只能從人行道上匆匆走過，停下步子就得受干涉。馬路中間像暴風剛才吹過一樣，寂靜，淒涼。屍體躺在那裏，顯出無比的醜惡姿態，豬肝色的血凝積在他們身邊，教人不敢看。也不知道一共有幾個。

貼近他所走的人行道躺着一個，他給了他比較仔細的一瞥。肚腸從腰間淌了出來，青布短衫給打破了，血肉模糊中伸出幾根斷了的肋骨，眼睛半開半閉，嘴張開着，露出兩排慘白的牙齒。他認識這個屍體，這一天早上跑來取東西的一些人中間，他是頂起勁的一個。

突然間他把眼睛閉得緊緊，急急地跑了二十來步才再張開來。他的頭腦彷彿給一股鐵索絞了一下，只覺什麼也想不清楚。全新的場面原來這樣嗎？以前預想的景象豈不是一個荒唐的夢？應分站起來的不得站起來，應分打倒的怎麼能打倒？那些屍體生前即使是神仙，又何嘗會料到將要橫倒在這樣的射擊之下？……他糊裏糊塗想着這些，跑到家裏就躺在床上。他的夫人問他怎樣不舒服，是不是要生病了。他頹然說：「我難過得很，可是描摹不來。病是不會生的，不過比生病還兇！」

他也想同五卅慘案那時候一樣，給報紙寫一封通信，提出嚴重的抗議。然而他奇怪自己，無論如何提不起這一股勇氣來，想想那枝筆，似乎有石擔那麼重。

第二天，他看報紙，看見了一大批未死的罪人的名字。

他跑出去，無目的地跨上一輛電車，也沒有看清楚是第幾路。在那電車的角落裏，泰然坐着一個淡灰紡綢長衫的青年人，使他大大地喫了一驚。他捱過去，坐在那青年的身旁，關切地低低地問：「怎麼你還在坐電車？」

「我常常坐電車，」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

「看見了今天的報紙嗎？」

「看見了，」伴着一個平靜的微笑。

「我誠意勸你，你應該當心一點。」

「謝謝你的誠意！」

下一天，報紙上登載一段新聞：華租界的警察巡捕包圍一幢房屋，一個人從曬臺上倒翻下來，落在後門外頭，頓時咽了氣。附載一幅訪員特攝的死者的相片，攝得很清楚，一望而

知道就是昨天電車裏遇見的那個青年。

「哎喲！」董無垢神經錯亂地叫起來，用兩隻手按住了發青的臉孔。

三

他頭腦裏空空洞洞地，從前裝過的許多東西，彷彿生了翅膀飛走得乾乾淨淨。他宛如從海船上掉到海裏的孤客，海船早已飛快地往前去了，他生命固然還存在，但四圍只見茫茫的大海，不知道該往那方面游去才有登岸的希望。他昏亂，他疲倦，他喝着多量的酒，可是昏亂和疲倦更見利害。他的夫人很替他憂愁，用種種的柔情密意給他撫慰，然而沒有效果，也弄不清楚他的昏亂和疲倦究竟爲着什麼。他沒有意興往大學教課，這就請了假，帶着夫人回到本鄉去。

他在本鄉不去看望親戚朋友，他願意在僻靜的小巷裏走走，或者在不像樣的小茶館裏喫一碗茶。沒有一個人認識他，沒有一個人同他招呼，他以為這樣比較安舒一點。可是這並不能填充他的空虛的心。在自己和人羣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牆，那不可堪的寂寞更使他感到心的空虛。

每天早上，老太太還是點上三炷香，做半點鐘的功課。平和而沈靜的聲調展開一個神異的境界，彷彿一張軟和的眠牀，教他感覺舒服，幾乎要入睡。看看母親的神色，那樣地安祥，那樣地愉快，煩惱呀空虛呀這些討厭的小蟲子大概飛不進她的意識界吧。漸漸地，他癖好母親的功課了，只覺陪着她半鐘點是每天의 快適，在這個當兒，他忘記了許許多多的事情，又似乎捉住了一些什麼。

「也許有點兒道理吧，」這樣的一念突然萌生，他就去訪問一位父執。這位父執是卸任的教育廳長，對於佛學，據說有着很深的根柢。

他是抱着試探的態度去的。如果講得中聽，固然可以聽進去，即使講得不中聽，隨便聽聽也並不礙事。

「啊，難得，難得！」老先生捻着頷下的長鬚，笑迷迷地說。「這是生死大事，你居然想到來問老夫。有緣呀有緣！」

老先生一口氣講了一點多鐘，講得非常懇切。最後說：「這並不是一種知識，並不是擺在口頭，寫在紙上，預備裝點門面的東西。同儒家的修省工夫一樣，必須身體力行才行。不

然，你來問我是多事，我講給你聽也只是無謂的饒舌。」

「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深切的教訓！」董無垢訥訥然說，眼睛裏閃耀着望見了希望的光輝。在國內，在國外，聽講的回數計算不清，教師也遇見了不知多少，可是總沒有這位老先生的講說那樣一句句深入人心，教人悅服。「這真把捉住生命的精微！以前我弄過一些哲學心理學，現在看起來，都只是浮泛的研究，好比肥皂泡，一觸就破，沒有核心，對於人毫無用處。您的教訓才教人真實地受用！」

他屢次去親近這位父執，從他那裏請教修持的法門。回家時候帶着一些經典，耐着性兒看下去，彷彿一片模糊，但又彷彿有點兒懂。終於在一個清爽的清晨，他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的笑臉，對他的母親和夫人說：「我也要像媽媽一樣念佛了。」

「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情，」母親並不覺得驚奇。

他的夫人却非常駭怪，睜大了眼睛看着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不明白什麼原因把他轉變到這樣子，一個出洋留學生竟會相信念佛！

他檢出一些戀愛小說以及裸體畫片來，預備送給朋友，自己書室裏是不應該保藏這類穢

裏東西了。轉念一想，這個辦法不妥當，自己以為要不得的東西怎麼可以送給別人呢？於是完全「付之一炬」，連露理斯的一大部性心理學也不能幸免。

他開始戒酒，戒香煙。喝酒要特地陳設起場面來，場面沒有陳設，自然喝不成酒。抽香煙的事情可太方便了，拿起一枝，劃根火柴，這就成了。有許多次，他依着平時的習慣，伸手到桌子上面去開香煙罐。但隨即想起桌子上沒有香煙罐了，重又縮了回來。又有許多次，覺得無聊，很想買一罐來抽抽。但強制力隨即管束自己說：「這一點小嗜好都戒不來，還說什麼修持呢！」

當然他也開始戒葷。他的母親雖然念佛，但並不喫長齋，他的夫人是愛魚蝦如命的，因此不能拒絕葷腥進門。他就定下折衷的辦法：不是他家動手殺死的不妨進門。肉店早已殺了豬，肉是可以買的。市場上有着殺死了拔光了毛的雞鴨，也可以買。魚蝦必須買死了的，因為是屍體而不是生命了。他夫人和用人通同作弊，常常買了活生生的魚，在門外頭弄死了然後拿進來。他自己呢，喫飯時候不免有把筷子插到葷菜碗裏去的事情，省悟之後馬上抽回，換了筷子再喫。但是不到十天工夫，他居然說聞到葷腥的氣味就惡心了。於是老太太跟着他

喫素，少奶奶間幾天弄一兩樣葷。

他拒絕了絲織品的衣服，因為絲織品是犧牲了無量數小生命的成績，不忍穿，毛織品也是生物身上取來的東西，雖然不須殺生，總覺得也有點兒不忍穿。皮鞋是不用說了，從動物身上剝下一張皮來是多麼殘酷的事情啊！在這樣見地之下，西服就只好擱在衣箱裏，布衣布鞋都是特製起來。誰驟然看見他，定會疑心他穿了素。他夫人對他全身相了一下，帶着頑皮神情說：「你不澈底！你不澈底！」他疑惑地相着自己的全身，問她說：「怎麼不澈底？」她從他衣袋裏抽出一個皮夾子來，舉得高高地說：「這不是皮製的嗎？」他就把這皮夾子楞子在抽屜裏，另用一方布手帕，包着皮夾子裏的一切東西，帶在身邊。

他依着父執的指導，做功課時間比他母親來得長。又特別嚴謹，臉孔一定要朝着西方，拜伏一定要遵守規定的格式。默默地念着那些辭句，他的心重又充實起來了。煩惱化成淡淡的影子，既而連淡淡的影子都消逝淨盡，只感到無上的歡暢。於是他修持得更加虔誠，幾乎把整個生命交付在這上邊。

大學的當局有了變更，他沒有接到下學期的聘書。這並不引起他的懊惱，那種肥皂泡似

的功課本來就不想教了。他在一家書局裏尋到了一個位置，看看稿子，修改一點外來的譯件。依然帶着夫人住上海。每星期六，趕下午五點的火車回本鄉，星期日再出來。他沒有過從很密的朋友。報紙不過偶而看看，好比看古代或是異國的故事，漠不關心。他又像三四年以前一樣：平靜的滿足的生活繼續下去，宛如一道流動不息的小溪。

一年以後，他母親去世了。他當然傷心，可是並不太傷心。病榻上的老太太念着佛，他應用他所受的教養陪她念着佛，命令他夫人也念着佛。老太太咽氣的時候，他不哭，也不露出一點悲愴的臉色，還是平靜地念着佛。他知道老太太這一去決不墮入苦趣，她將往生到那個極樂國土。

「一二八」的炮火燬了他的寓所。停戰以後跑回去看，什麼也沒有了，燒的燒了，燒廢的給人檢去了。他夫人淚眼模糊地翻掘碎磚和焦炭，發見了一隻白地青花的瓷杯子，是她平日喝茶用的。她捧着杯子開始號咷大哭。他給她解勸，說一切器用無非身外之物，犯不着這樣依戀不捨。然而沒有用，她還是號咷大哭。以後看見杯子就哭，漸漸引起了咳嗽的毛病。

那家書局也毀了，他失了業。

他不愁也不怨，過着艱窘的生活，看護着夫人的病體。那年霜降節將近，她支持不住了。他就教她念佛，自己也陪着她念佛。她漸漸地閉上了眼睛。他不哭，也不露出一點悲愴的臉色，還是平靜地念着佛。他知道要去的總得要去，何況她所去的地方，他母親也在那裏，她將永遠陪伴着她。

孤身無事的他正可以多做一些修持的工夫，所以他處之恬然。向親戚家借貸一點，儉約的生活足夠維持了，也就不再去竭力謀幹什麼。他差不多和這個世界脫離了關係，獨自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中間。

直到最近，一個哈佛的同學接任了一所大學的校長，忽然想到了他，說：「老董太困頓了，應該請他教一點功課。」

他才重理舊業，踏上了大學教室的講臺。

然而，他蜷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裏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見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

（選自十年）

招 魂

每一回到上海去，總要在季勉家裏吃幾餐飯。

吃飯，要算屬於所謂「請客」的一種最乏味了。按照請客帖子上寫明的時刻跑去，往往空無一人。茶房誤會你是東道主，問你點什麼菜，用什麼香煙，就教你有點兒窘。等會兒主人來了，慢慢地一個兩個地客人也來了，招呼，寒暄，喝茶，磕瓜子，好像大家沒法消磨時間，特地會聚起來共同慷慨一下似的。好容易酒壺端了上來，大家謙讓地掙得了各自認為適當的坐位，這才開始達到本題——舉杯，動筷子。慢無中心的談話藤蔓一樣爬開去，一會兒國家大事，一會兒男女私事。一道一道的菜已經夠多，而這些也是菜，滋味不同酸鹹各別的菜。直到席散，胃是脹飽了，耳朵也脹飽了，胃和耳朵同樣感覺木僵僵地，到第二天還是很舒服。於是你不免發生疑問：所謂「交換知識，聯絡感情，」必須採用這種「請客」的方式嗎？然而疑問儘管疑問，待接到又一個請客帖子，你仍舊得鼓起冒險的精神，毫不遲疑地，按照寫明的時刻跑去。

在朋友家裏便飯就好得多。第一，不裝下過多的東西去，胃裏舒服，簡直想不到體腔內有一個胃。第二呢，談話不敷衍，不散漫，即使並沒有什麼深文大義談出來，但靈魂與靈魂對面，總覺有古人詩句「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的樂趣。

季勉家裏又有家鄉運來的「竹葉青」，有自製的醃芥菜，有季勉夫人的豆腐羹。這幾樣東西我都歡喜。每一回到上海總去吃幾餐飯，老實說，第三個原因就爲了我的貪饞。

這一回我又去了。

除開季勉，客堂裏坐着應君和胡君。這兩位我都認識。應君在上海一所大學裏當教授。胡君是季勉的學生，美國留學回來，在南京什麼機關裏做編輯的工作。

回轉頭來，看見靠窗的角落裏還有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坐着。青布長衫。杜做布鞋。薑黃的臉色。瞪視的眼神。不像個小學高級或是初級中學的學生，若是藥材舖或是布疋莊的徒弟倒還相稱。這個男孩子完全陌生，我不免看了一眼重又看他一眼。

「你來得湊巧，湊巧，」季勉遞一杯新沏的毛尖給我。「吃過了飯，胡要顯神通給我們看，把宛宛招回來呢！」

胡要顯神通，把宛宛招回來，這個話太離奇了，我有點不相信我的耳朵。

但是季勉又指着角落裏的男孩子說：「他是靈媒。宛宛來了的時候，別人看不見；只他看得見。話語也得由他傳達。」

一時間我沒有想什麼，只覺得非常之詫異。看看胡君。還是兩年前的樣子，風度翩翩，頭髮膠得發亮，西服筆挺。只臉色略微見得蒼老了一點。看看那「靈媒。」眼睛瞪視着，兩隻手支撐着椅子的兩角。客堂裏多了一個人，有人在說話，他似乎都沒有覺察。最後我看看牆上那張宛宛的相片。

宛宛是季勉的女兒，去年秋間患傷寒病去世。平頭二十歲。人很聰明。寫得一手出色的靈飛經。又能作一些隨筆小品文，發抒她的生活實感，不弄詞藻，也不裝腔作態。待人非常好，能夠體貼別人的意思。她去世以後，不要說她的父母和親戚朋友，就是隔壁張家的老媽子，眼泡皮直腫了兩天。可是她有點兒悲觀。不知道那裏來的影響，在熱鬧和興奮的境界中，她往往看出寂寞和頹唐來。有人說，這悲觀就是她短命的預兆。

相片是看慣了的。半身，調子很柔和，額角飄起一縷頭髮，沈思的眼光對着左方。爲的

二十歲了，有一天她忽然高興，跑到光藝去照了個相。誰料印出來之後正好挂在她的靈座上！

桌子上卻和平日不一樣，前方燭臺上插着蠟燭，可是沒有點。香爐中三支細長的香，裊呀裊地升起淡青的煙縷。稍後一點，一字兒排列着四個玻璃高脚碟子，陳設四色果品：枇杷，荔枝，香蕉，杧果。寶藍瓷瓶裏插着二朵妃色的大麗花，供在正中。靠牆相片下面，放着古式的有蓋又有托的茶盞。這分明是祭獻的款式，給宛宛回來受用的。

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我心頭湧起了好許多問題。但是我並不開口就問。有一餐飯工夫的談話。吃過了飯，又有「顯神通。」聽着，看着，要問的就不用問了。我何不耐一刻呢？

於是我只好像一個品茶的內行家似地，用脣皮吸取一點淡黃的茶汁，讓牠在舌尖上沾潤了好一會，這才徐徐咽下去。我說：「真是湊巧。胡先生顯神通，我當然要看的。」在我的口氣裏，彷彿胡君會顯神通是早就知道的了。

依照胡君的吩咐，飯菜用的「素。」然而酒倒不禁的。只胡君一個人，因為等會兒要念

咒畫符，不喝。那「靈媒」本來不會喝，同胡君先吃飯。我和季勉應君三個還是喝我們的「竹葉青。」

應君的酒量光景是平常的，才喝得三小杯，臉上的酒紅已經蔓延到耳朵背後。他截斷了胡君關於幽冥的談話，提高了喉嚨問：「老胡，你是美國留學生，莎士比亞的研究者，怎麼忽發奇想，弄起這一套來？」

「留學生就不配弄這一套嗎？」胡君輕輕地反問，聲音中間不帶一點兇意氣。「伍廷芳博士，留學生的老前輩，你不會不知道吧？他晚年專心研究靈魂學，還同亡故的朋友談過話。你又說什麼莎士比亞的研空者。莎士比亞的戲曲裏，不是也有鬼魂出現嗎？」

「原來如此。」應君似乎想不起別的來說，只好端起杯子來呷一口酒。

應君的問題誠然有着論理上的罅漏，所以才一接戰，立即「原來如此，」退回陣內。這和指摘摩登女郎不該往城隍廟燒香，西服青年不該在如來或是觀音菩薩面前磕頭，同樣是沒有經過思索的信口之談。人家只要反問：摩登女郎爲什麼不該往城隍廟燒香？西服青年爲什麼不該在如來或是觀音菩薩面前磕頭？就無話可說了。

「老應，」胡君又放下飯碗開口了，打斷了我的念頭。「告訴你。真憑實據，如靈如響，不由我不相信，不由我不專心致志來弄這一套！」

「真憑實據？」

「祖師在亂盤上寫下壇諭。某人要努力精修，不可三天兩頭打馬將。某人要存心慈悲一點，不可專在賑災機關裏撈油水吃。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的。同時也親眼看見某人某人跪在壇前，不好意思地磕着頭。可不是真憑實據？」

「還有嗎？」應君的嘴角邊露出一絲鄙視的微笑。

「還有。祖師的大徒弟能夠呼風喚雨，召狐狸精來同他握手。他的腦窗門不同你我一樣，是能夠開關的。運起法力來的時候，他的腦窗門就開了。湧起一顆寶光燦爛的東西，往上升，往上升，通過了屋頂，直升到霄漢，這是元神，啊，最最了不起的元神！」

我不得得想起七八歲時候，我那年老的伯父給我講西遊記的情形。伯父講西遊記常常帶着玩笑的態度。譬如講到孫行者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他就說：「據此推算，他的身體該有五萬四千里長不是？然而他不過是一隻平常的猴子，同江北人牽來耍猴戲的一樣。」現在胡

君的態度可不然。他講得非常嚴肅，一本正經，宛如教堂裏的教士或是講臺上的大學教授。他的嘴角邊本來留着白膩的唾沫，在讚歎「了不起的元神」的時候多用了一點勁，把菜豆那麼大的一朵唾沫彈到了「素十錦」的碗裏，他那執着筷子的右手伸了一伸，彷彿要把這朵唾沫檢出來，但隨即若無其事地縮住了：就只有這麼一點似乎損了他的莊嚴。

「這些也都親眼看見嗎？」應君又逼進一步。

「那還沒有。不過他們都這樣說，就同親眼看見差不多。」這當兒胡君好像忽然記起，飯碗裏還有待吃的飯，立即讓嘴巴湊近飯碗，嘖，嘖，嘖，一連划了好幾口。

「原來是『他們』說的！」

「祖師的大徒弟在山東呢。我一直想到山東去參拜他，親眼看他顯神通，可惜沒有工夫，下兩個月天氣熱起來了，我們那邊大概要減短辦公時間。那時候一定請牠一禮拜的假，山東去跑一趟。老師，」胡君的眼光從眼鏡左邊射到季勉的臉上，「我們一同去，好不好？」

季勉還沒有回答，老媽子把豆腐羹端上來了。

「請嘗嘗看。」季勉手裏的湯匙揚一揚，「我們的豆腐羹是有名的，我太太的拿手戲。」
「啊，淡得很，」季勉嘗了第一湯匙，豆腐含在口裏，聲音有點含糊。「好像忘記了攪鹽。王媽，拿一點鹽來。……爲的宛宛要回來，她做菜也沒心思了，唉！」

這句話裏含着多少的悲哀，在座的幾個人彷彿都知道，大家默然。

「老師，」過了一分鐘光景，胡君似乎覺得靜默時間已經夠了，眼光重又從眼鏡左邊射到季勉的臉上，「我們一同到山東去，好不好？」

「我去做什麼？」

「請老師也去看看我們祖師的大徒弟的神通。」

「看了又怎樣？」

「看了不能不相信，於是老師也可以發心修鍊。」

「發心不發心且不說。單說神通。只要不是出戲法，真的能把狐狸精召來，我的手握着狐狸精的毛茸茸的手：我就相信你們的。」

「那裏是出戲法！」胡君直叫起來，像受了極大的屈辱「絕對不是！絕對不是！老師有

與同去的話，保證握着一隻毛茸茸的手，那些指甲還是獸類爪子的模樣，可見的確是狐狸精。」

「握了狐狸精的手又怎樣呢？」應君冷冷地問。

胡君吃完飯了，好像沒有聽見應君的話，他湊近一點季勉，談什麼秘密事件似地，悄悄地說：「老師，我勸你一定要發心！」

「我一定要發心？」

「我從前受了老師的教訓，自問有什麼可以報答老師的，沒有。現在在這裏勸老師發心，如果承蒙採納，這就是對於老師唯一的報答了！」

「喔？」季勉詫異地響了一聲，酒杯停在嘴唇邊。

「祖師寫下壇諭，」胡君的聲音越來得幽了，「中國大亂將至，啊，不得了！不得了！……」

「我雖然不是你們的祖師，」應君大概已經喝了七八杯，酒紅蔓延到頸根，前額和太陽穴暴起了蚯蚓似脈的管，聲音有點粗暴，「可是也知道中國大亂。誰說『將至』，眼前的亂子

還不大嗎！你想，好幾省的土地給人搶了去，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鬧着饑荒，草根都沒有得吃的，只好吃死屍，吃活着的孩子！中國大亂，中國大亂，小學校裏的一年生都知道的了！」

「這還不算，將來的亂子還要大，大得多！祖師說的，骨頭要堆成山，血要流成江河，這邊，幾千里的一塊，那邊，幾千里的一塊，沒有一張綠色的葉子，沒有一隻鳥兒或是一個小虫的叫聲，完全是可怕的死滅！」胡君凝視着桌子上的殘餘，聲音發抖，好像「可怕的死滅」就在桌子上伸展開來。

「你們的神通呢？」應君負了氣似地，把酒杯重重地放下，半杯的酒差不多都潑了出來。「你們能夠呼風喚雨，召狐狸精來握手。不能夠把中國的大亂消弭一下嗎？」

如果應君的話是對我說的，我就有點受不住。他那種聲氣表示得很明白，他的話並不是懷疑的詢問，簡直是惡意的挖苦。然而胡君好像滿不在乎。他頓了一頓，搖着頭說：「你要知道，這是劫數，劫數！劫數只能夠逃避，卻沒有法子消弭。老應，說來你又要不相信。要逃避得了，還得發心修鍊！」得意的微笑在略見蒼老的白臉子上浮了起來，同小孩子偷得了藏在什麼地方的糖果一般。

「你這話什麼意思？」

「不發心修鍊，不知道逃避的路向呀！」

「你大概是知道的了？」

「怎麼不知道！祖師說的，中國大亂將至，那時候到處是可怕的死滅！只有西方一塊土，比較有生路。凡是有緣的，趕早發心修鍊的，到得那邊，就可以逃避這空前的浩劫。西方一塊土是什麼地方呢？祖師也吩咐得清楚，是四川，是雲南！」

「原來……」應君的右手摩擦着脈管暴起的前額，眉頭皺緊，沈吟了一會，自言自語說：「這倒和『我們的堪察加』的政論家意見相同！」

「真的！」我自從坐了下來，一向喝酒吃菜不說話，好像守着什麼戒，但是這當兒忽然不自主地漏出了這麼一聲。

「照這樣說，」季勉燃着一支捲煙，吸了一口說，「也不一定發心修鍊呀。你告訴我們四川雲南有着生路。我們如果相信你的話，到四川或是雲南去就是了。不嫌得慢，可以坐輪船，要快有飛機，只要錢袋裏不缺少錢是不是？」

「那不然，」胡君搔了一下耳朵，吞吞吐吐地回答。「到了有着生路的地方，還得靠法力呵護，這才可以萬無一失。——走呢，當然越早越好。災難的到來好比飛機，先一刻還不見芝麻大的一顆黑影，一眨眼睛，就噹噹地在你頭頂上盤旋了。到來之後你再別想溜。當然越早越好！」他並沒有喝酒，可是似乎有點兒醉意，眼睛看着鼻子，聲音在喉嚨口打滾，彷彿只是說給他自已聽的。「有一個姓彭的朋友，他是大學裏的教授，第一天拜領了祖師的壇論，第二天就向大學辭職，料理一切，不到兩個禮拜工夫，她就帶着妻子往雲南去了。到現在，他在雲南住下有三個多月了。他真能見機，不過……」

「居然有這樣一位大學教授！」應君的眼睛張得很大，眼球上網滿了紅絲。

「見機的人呢，實在也不只他一個。有許多人依從了祖師的意旨，都在想方設法準備着，希望早一點踏着西方一塊土。他不過比大家活絡一點，所以給他佔了先。」

「有許多人？」我又破戒開口了，一種嘔吐似的感覺逼着我開口。

於是他誇耀祖傳的寶貝似地，舉出一些人名和履歷。其中有好幾個人是常常在報紙上露臉的，要不是由胡君那樣「發心修鍊」的人說出來，誰也不會到他們竟然也有了「祖師！」

還有什麼可說呢？

「酒喝不下了，」季勉依他的老規矩，做主人先自勸止大家喝酒。但這回的勸止是不是適可而止的意思，還是別有因由，從他的一點沒有酒意的瘦臉上實在看不出。到底他的年紀比應君大到十五六歲呢。

我和季勉應君三個吃着飯。筷子在幾隻菜碗裏巡閱，懶洋洋地。

胡君用牙籤剔牙齒，一隻左手遮在嘴唇邊。突然轉換話題問：「老師，你相識的人不少，可有誰手頭有現款，預備買股票？」

「這個年頭，就是有現款的人，未必要買股禁吧。」季勉咀嚼着飯粒沈吟了一下，又說：「不過也看是什麼種類的股票。」

「是商務書館的股票，先嚴傳下來的。我想把牠賣出去。」

「商務書館的股票，那是犯不着賣出去的。」季勉給別人打算往往比自己打算還要忠心，他這種性習在朋友中間傳爲美談。「商務年年有很大的純利。自從「一二八」股本打了折扣，到現在已經復了幾回股。這是最穩妥的財產，除了實在沒辦法，誰也不肯賣掉牠的。」

像你，三百塊錢一個月，不過扣你幾項捐款罷了，錢是按月到手。難道也算實在沒辦法嗎？爲什麼要賣掉商務的股票？」

「老先生，」應君滿含一口飯，咽了一下，故意做出抑揚的聲調說，「你想不透嗎？我可完全明白，同老胡自己所想的一樣。他要到雲南去，盤纏，不是不能少的嗎？在那裏誰知道要住下幾年，經常的費用，不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嗎？因此他想賣掉商務的股票。老胡，我揣得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嗎？」季勉微笑地望着胡君的臉。

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句問話倒使胡君感到了媿窘，他避開了季勉和應君的目光，抬起頭來，鑑賞家似地望着那幅黃賓虹的黃山紀游圖，同時有意無意地說：「那裏！那裏！我有別的用場。」說罷重又剔牙齒，一隻左手遮在嘴唇邊。

正在靜默的當兒，季勉夫人出來了。她對我們道歉，說只弄得一點素菜，又沒有什麼好吃的，她看見那「靈媒」吃罷了飯仍舊坐在靠窗的角落裏，取一隻香蕉給他，教他不要客氣，隨手剝來吃。她的神情顯得有點不安定，一會兒給宛宛換上一盞熱茶，一會兒點起三支

香插在香爐裏，一會兒瞪視着宛宛的相片，嘴裏喃喃地念着什麼。

季勉見她這樣，體貼地說：「你大概等得心焦了？好，我們立刻吃完飯了。吃完了飯，馬上請胡『作法』。」說罷，他很快地划着餘飯。

應君和我依着號令，也就加增吞咽的速率。

這使季勉夫人更加抱歉了，她用並不嚴重的口氣責怪季勉說：「有誰像你這樣招待客人的！」回頭來對應君和我說：「你們儘可慢慢地吃。在我們這裏作客人，好菜沒有得吃，飯總得吃飽。請你們再添一點。」

吃飯的場面收拾過後，大家喝了一杯茶。宛宛面前的蠟燭點起來了，兩個小火焰跳呀跳地。「靈媒」移坐到燭臺旁邊，他的右臂擱在桌子上，貼近那一碟枇杷，胡君站在桌子前面，彷彿在館子裏預備付賬的模樣，左手扯開西服的左襟，右手伸到反面的袋子裏去掏摸些什麼。

我們幾個散坐在靠牆的幾把椅子裏。季勉夫人揀中了左邊上首的一把，大概爲的這位置和「靈媒」最爲接近。

胡君掏摸出來的是一張黃紙，小六開本那麼大小。他的臉色立刻變得很莊嚴，必恭必敬地把那黃紙舉過了頭頂。同時他的嘴像金魚嘴一般翕張着。大約歷三四分鐘光景，黃紙才降到他的胸前。他的右手早已扭成生薑似的形狀，只伸出了中指，好比薑芽。就用這薑芽作爲筆，墨水也不蘸，在黃紙上一陣地揮動。

「勅！……勅！……勅！」宛如深夜的貓頭鷹叫，完全不像他平時的聲音。

於是又對着那並沒有畫上什麼的黃紙默念着什麼。他的嘴只是那麼翕張着，平勻而快速，彷彿不用透氣似地。

我大概也有點酒意了，眼前一陣矇矓，好像他穿着一件道士的「羽衣」。「我覺得詫異，眼光移到應君那方面。只見應君正用三個指頭按摩他那脈管暴起的前額，眼睛一開一閉地，似乎頭痛得利害。

季勉是昂起了頭抽香煙，像個文學家正在打腹稿。

一道光耀把我引回頭去。黃紙給燒掉了，紙灰落在香爐裏。

胡君這才靠右坐下，和季勉夫人相對。

「你看吧！」他吩咐那「靈媒。」「要看得真切！看見什麼，告訴我們。」

「靈媒」聽得吩咐，偏轉一點身子，開始瞪視那浮起青煙來的香頭。

十五六分鐘的靜默。

「看見嗎？」胡君殷勤地問。

「沒有。」

又是十五六分鐘的靜默。

「看見嗎？」

「看見了。」

「怎樣的一副相貌？」

「一個白鬍鬚老人。」

「一個白鬍鬚老人？」胡君略微有點生氣，兩手拍着大腿。「我教你看得真切，怎麼可

以隨便亂說！我問你，同這照片上相像嗎？」他指着宛宛的相片。

「靈媒」抬頭看見了相片，重又瞪視着香頭，木然說：「是一個小姐。」

「看真切嗎？」

「是一個小姐。」

「來了！」胡君向季勉夫人示意，舒了一口氣，又說：「師母有什麼話，可以教他傳達。」

季勉夫人歡喜中混和着悲哀，勉強做着笑臉，但淚水留不住，已經淌了下來。她效學「靈媒」的樣看着鼻起青煙的香頭，悽然說：「宛宛，你來了嗎？你叫我一聲！你叫你媽媽一聲！」

「她叫嗎？」胡君問他的「靈媒。」

「她叫了。她在叫媽媽。」

「啊，宛宛，我好久好久不聽你叫我了！」季勉夫人不禁嗚咽起來，手帕按在鼻子上。
「剛才請了你許久時候才來，你在那裏？」

「她說剛才出去了，回到家裏得了信，馬上就來的。」

「宛宛，你現在住得還好嗎？」

「她說還好，不過冷靜一點，」

我也知道你冷靜，只是沒有法子呀！你生前歡喜看書，把那些書燒化給你，讓你解解悶，你說好不好？」

「她說好的。」

「宛宛，你那雙鞋子不嫌緊嗎？」

「她說嫌緊的，走一步，痛一痛。」

「那時候太匆忙了」，季勉夫人萬分抱歉地說，「沒有把尺寸量準。直到給你穿上，才知道嫌緊了，可是已經來不及重做。現在給你重做一雙寬大的換上，行嗎？」

「她說不行，下棺材時候穿的一雙，要永遠穿下去的。」

「這樣嗎？那是我苦了你了！」淚水又淌了下來。「你叫了你爸爸嗎？」

「她說叫了。」

「這三位先生都是你從小看見的，現在還認識他們嗎？」

沒有回答。停了兩三分鐘工夫，「靈媒」的眼光從香頭移下來，直望着通到外面的門，

幽幽地說：「她去了。」

「怎樣就去了呢！」季勉夫人幾乎放聲哭了，站了起來向門外癡望。「只說得三五句話，有許多要緊事情還沒有問你，怎麼就去了呢？我的宛宛！」

「吁！」季勉深長地歎了一聲氣，勸慰他的夫人說：「去了也沒有法子了。下一回胡到上海來的時候，再可以請他把宛宛招來的。」

「不錯，」胡君接上說。「下一回再來招請好了。今天幸而她回家得早，如果她不就回家，我們此刻還在等待呢。」

「胡先生，你什麼時候再到上海來？」季勉夫人的淚眼閃耀着希望的光。

「大概七月底八月初吧。」

「那末，還有一個多月呢。」

胡君帶同「靈媒」走了之後，應君第一個開口說：「看見一齣毫無意趣的鬼把戲！老胡會變到這個樣子，我做夢也想不到！」

「不要這樣說，他的神通是靈驗的，」季勉夫人替胡君辯護。「你們想，招來的若不是

宛宛自己，怎麼會知道鞋子嫌緊，走一步，痛一痛呢？」

「你的問話先自告訴那孩子了，」季勉忍不住，給她點醒一下。

「我何嘗告訴那孩子呢？胡先生又不是走江湖的，他不要我們一個錢，若不是真有神通，何必編一回把戲來騙我們？所以，我是相信他的，——啊，宛宛，你難得回來，爲什麼匆匆就去呢？」

（選自作家）

多收了三五斗

萬盛米行的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着鄉村裏出來的敞口船。船裏裝載的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齊着船舷的菜葉和垃圾給白膩的泡沫包圍着，一漾一漾地，填沒了這船和那船間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只容兩三個人並排走的街道。萬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邊。朝晨的太陽光從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來，光柱子落在櫃臺外面幌動着的幾頂舊氈帽上。

那些戴舊氈帽的大清早搖船出來，到了埠頭，氣也不透一口，便來到櫃臺前面占卜他們

的命運。

「糙米五塊，穀三塊，」米行裏的先生有氣沒力地回答他們。

「什麼！」舊氈帽朋友幾乎不相信他們的耳朵。美滿的希望突地一沉，一會兒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裏，你們不是賣十三塊麼？」

「十五塊也賣過，不要說十三塊。」

「那裏有跌得這樣利害的！」

「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不知道麼？各處的米像潮水一般湧出來，隔幾天還要跌呢！」
剛才出力搖船猶如賽龍船似的一股勁兒，現在在每個人的身體裏鬆懈下來了。今年天照應，雨水調勻，小蟲子也不來作梗，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斗，誰都以爲該得透一透氣了。那裏知道臨到最後的占卜，却得了比往年更壞的課兆！

「還是不要糶的好，我們搖回去放在家裏吧！」從簡單的心裏噴出了這樣的憤激的話。
「嗤，」先生冷笑着，「你們不糶，人家就餓死了麼？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麵，頭幾

批還沒有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幾批運來了。」

洋米，洋麵，外洋大輪船，那是遙遠的事情，彷彿可以不管。而不糶那已經送到了河埠頭的米，却只能作爲一句憤激的話說罷了。怎麼能夠不糶呢？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繳的，爲着僱短工，買肥料，喫飽肚皮借下的債是要還的。

「我們搖到范墓去糶吧；」在范墓，或許有比較好一點的命運等候着他們，有人這麼想。

但是，先生又來了一個「嗤」，「拎着稀微的短髭說道：「不要說范墓，就是搖到城裏去也一樣，我們同行公義，這兩天的價錢是糙米五塊，穀三塊。」

「到范墓去糶沒有好處的，」同伴間也提出了駁議。「這里到范墓要過兩個局子，知道他們捐我們多少錢。就說依他們捐，那里來的現洋錢？」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點？」差不多是哀求的聲氣。

「抬高一點，說說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話。我們這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你們要知道。抬高一點，就是說替你們白當差，這樣的傻事情誰肯幹？」

「這個價錢實在太低了，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去年的糶價是七塊半，今年的米價又賣到十三塊，不，你先生說的，十五塊也賣過；我們想，今年總要比七塊半多一點吧。那里知道只有五塊！」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價錢，七塊半吧。」

「先生，種田人可憐，你們行一點好心，少賺一點吧。」

另一位先生聽得厭煩，把嘴裏的香煙屁股擲到街心，睜大了眼睛說：「你們嫌價錢低，不要糶好了。是你們自己來的，並沒有請你們來。只管多嚕噓做什麼！我們有的是洋錢，不要你們的，有別人的好買。你們看，船埠頭又有兩隻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頂舊氈帽從石級上升上來，舊氈帽下面是浮現着希望的醬赤的顏面。他們隨即加入先到的一羣。斜伸下來的光柱子落在他們的破布襖的肩背上。

「聽聽看，今年什麼價錢。」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塊錢！」伴着一副懊喪到無可奈何的嘴臉。

「什麼！」希望猶如肥皂泡，一會兒又迸裂了三四個。

希望的肥皂泡雖然迸裂了，載在敞口船裏的米却總得糶出；而且命中注定，只有賣給一家萬盛米行。米行裏有的是洋錢，而破布襖的空口袋裏正需要着洋錢。

在米質好和壞的辯論之中，在斛子淺和滿的爭持之下，結果船埠頭的敞口船真個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沒了這船那船間的空隙的菜葉和垃圾不復可見。舊氈帽朋友自己種出來的米送進了萬盛米行的廠間，換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疊鈔票。

「先生，給現洋錢，袁世凱，不行麼？」白白的米換不到白白的現洋錢，好像又被他們打了個折扣，怪不舒服。

「鄉下曲辮子！」夾着一枝水筆的手按在算盤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從眼鏡上邊投射出來，「一塊錢鈔票就作一塊錢用，誰好少作你們一個銅板。我們這裡沒有現洋，只有鈔票」。

「那末，換中國銀行的吧。」從花紋上辨認，知道手裏的鈔票不是中國銀行的。

「嚇！」聲音很嚴厲，左手的食指堅強地指着，「這是中央銀行的，你們不要，可是要想喫官司？」

不要這鈔票就得喫官司，這個道理不明白。但是誰也不想問個明白；大家看了看鈔票上

的人像，又彼此交換了將信將疑的一眼，便把鈔票塞進破布襖的空口袋或者纏着褲腰的空襠。

一批人咕嚕着離開了萬盛米行，另一批人又從船埠頭跨上來。同樣地，在櫃臺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趕走了入秋以來望着沈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樂。同樣地，把萬分捨不得的白色的米送進萬盛的廩間，換了並非白白的現洋錢的鈔票。

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舊氈帽朋友今天上鎮來，原來有很多的計畫的。洋肥皂用完了，須得買十塊八塊回去。洋火也要帶幾匣。洋油向挑着擔子到村裏去的小販買，十個銅板只有這麼一小瓢，太喫虧了；如果幾家人家合買一聽分來用，就便宜得多。陳列在櫥窗裏的花花綠綠的洋布聽說只消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紅了許久，今天糶米就嚷着要一同出來，自己幾尺，阿大幾尺，阿二幾尺，都有了預算。有些女人的預算裏還有一面蛋圓的洋鏡，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頂結得很好看的絨繩的小圍帽。難得今年天照應，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斗，把一向捏得緊緊的手稍微放寬一點，誰說不應該？繳租，還債，解會錢，大概能夠對付過去吧；對付過去之

外，大概還有得多餘吧。在這樣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買一個熱水瓶。這東西實在怪，不用生火，熱水沖下去，等一會倒出來照舊是燙的；比起稻柴和蘆葉做的茶壺窠來，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

他們咕嚕着離開萬盛米行的時候，猶如走出一個一向於己不利的賭場，——這回又輸了！輸多少呢？他們不知道。總之，袋裏的一疊鈔票沒有半張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還要添補上不知在那裏的多少張鈔票給人家，人家才會滿意，這要等人家說了方能知道。

輸是輸定了，馬上開船回去未必就會好多少；鎮上走一轉，買點東西回去，也不過在輸賬上加增了一筆，況且有些東西實在等着要用。於是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他們三個一羣，五個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狹窄的街道上走。嘴裏還是咕嚕着，復算剛才得到的代價，謾罵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彎裏鉤着籃子，或者一手牽着小孩，眼光只是向兩岸的店家直溜。小孩給賽璐珞的洋囡囡，老虎，狗，以及紅紅綠綠的洋鐵銅鼓，洋鐵喇叭勾引住了，賴在那裏不肯走開。

「小弟弟，好玩呢，洋銅鼓，洋喇叭，買一個去」，引誘的聲調。接着是：——鑿，

鑿，鑿，——叭，叭，叭。

噹，噹，噹，——「洋磁面盆刮刮叫，四角一隻真公道，鄉親，帶一隻去吧。」

「喂，鄉親，這裏有各色花洋布，特別大減價，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翦點回去？」

萬源祥大利老福興幾家的店夥特別賣力，不惜工本地叫着「鄉親，」同時拉拉扯扯地牽住「鄉親」的布襖；他們知道惟有今天，「鄉親」的口袋是充實的，這是不容放過的好機會。

在節縮預算的躊躇之後，「鄉親」把剛到手的鈔票一張兩張地交到店夥手裏了。洋火，洋肥皂之類必需用，不能不買，只好少買一點。整聽的洋油價錢太「咬手，」不買吧，還是十個銅板一小瓢向小販零沽。衣料呢，預備翦兩件的就翦了一件，預備娘兒子倆一同翦的就單翦了兒子的。蛋圓的洋鏡拿到了手裏又放進了櫥窗。絨繩的帽子套在小孩的頭上試戴，剛剛合式，給爺老子一句「不要買吧，」便又脫了下來。想買熱水瓶的簡直不敢問一聲價。說不定要一塊塊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買了回去，別的不說，幾個白頭髮的老太公老太婆

就要一頓頓地罵：「這樣的年時，你們貪安逸，化了一塊塊半買這些東西來用。永世不得翻身是應該的！你們看，我們這一把年紀，誰用過這些東西來！」這嚙嚙也就夠受了。有幾個女人拗不過孩子的慾望，便給他們買了最便宜的小洋囫圇，小洋囫圇的腿臂可以轉動，要他坐就坐，要他立就立，要他舉手就舉手；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別的孩子眼睛裏幾乎發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覺得怪有興趣。

「鄉親」還沽了一點酒，向熟肉店裏買了一點肉；回到停泊在萬盛米行船埠頭的自家的船上，又從船梢頭拿出鹹菜和豆腐湯之類的碗碟來，便坐在船頭開始喝酒。女人在船梢頭燒飯。一會兒這隻船也冒煙，那隻船也冒煙，個個人流着眼淚。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艙裏跌交打滾，又撈起浮在河面的髒東西來玩，惟有他們有說不出的快樂。

酒到了肚裏，話就多起來。相識的，不相識的，落在同一的命運裏，又會飲在同一的河上，你端起酒碗來說幾句，我放下筷子來接幾聲，中聽的，喊聲「對，」不中聽，罵一頓；大家覺得正需要這樣的發洩。

「五塊錢一擔，真是碰見了鬼！」

「去年是水災，收成不好，虧本。今年算是好年時，收成好，還是虧本！」

「今年虧本比去年都利害；去年還糶七塊半呢。」

「又得把自己喫的米糶出了。唉，種田人喫不到自己種出來的米！」

「爲什麼要糶出呢，你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裏，給老婆喫，給兒子喫。我不繳租，寧可跑去喫官司，讓他們關起來！」

「也只得不得繳租呀。繳租立刻要借新債。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來繳租，貪圖些什麼，難道貪圖明年背着更重的債！」

「田真個種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滿寫意的。」

「逃荒去，債也賴了，會錢也不用解了，好計策，我們一起去！」

「誰出來當頭腦？他們逃荒的有幾個頭腦，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聽頭腦的話。」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壞。我們村裏的小王，不是麼？在上海什麼廠裏做工，聽說一個月工錢有十五塊。十五塊，照今天的價錢，就是三擔米呢！」

「你翻什麼隔年舊歷本！上海東洋人打仗，好多的廠關了門，小王在那裏做叫化子了，你還不知道？」

路路斷絕。一時大家沉默了。醬赤的臉受着太陽光，又加上酒力，個個難看不過，像就會有殷紅的血從皮膚裏迸出來似的。

「我們年年種田，到底替誰種的？」一個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他的疑問。

就有另一個人指着萬威的半新不舊的金字招牌說：「近在眼前，就是替他們種的。我們喫辛喫苦，賠重利錢借債，種了出來，他們嘴唇皮一動，說「五塊錢一擔！」就把我們的油水一古腦兒吞了去！」

「要是讓我們自己定價錢，那就好了。憑良心說，八塊錢一擔，我也不想要多。」

「你這囚犯，在那里做什麼夢！你不聽見麼？他們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不肯替我們白當差。」

「那末，我們的田也是將本錢來種的，爲什麼要替他們白當差，爲什麼要替田主白當差！」

「我剛才在戲間裏這麼想：現在讓你們沾便宜，米放在這裏；往後沒得喫，就來喫你們的！」故意把聲音抑得低低，網着紅絲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個沒得喫的時候，什麼地方有米，拿點來喫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氣壯的聲口。

「今年春天，豐橋地方不是鬧過搶米的事情麼？」

「保衛團開了槍，打死兩個人。」

「今天在這里的，說不定也會喫槍，誰知道！」

散亂的談話當然沒有什麼議決案。酒喝乾了，飯喫過了，大家開船回自己的鄉村。船埠頭便冷清清地盪漾着暗綠色的髒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來到這裏停泊。鎮上便表演着同樣的故事。這種故事也正在各處市鎮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穀賤傷農」的古語成爲都市間報紙上的時行標題。

地主感覺到收租的棘手，便開會，發通電，大意說：今年收成特豐，糧食過賸，糧價低

落，農民不堪其苦，應請共籌救濟的方案。

金融界本在那里要做買賣，便提出了救濟的方案：——（一）由各大銀行錢莊籌集資本，向各地收買糧米，指定適當地點屯積，到來年青黃不接的當兒，陸續售出，使米價保持平衡的狀態；（二）提倡糧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羣相採購，造成無期的屯積；（三）由金融界負責募款，購屯糧米，到出售後結算，依盈虧的比例分別發還。

工業界是不聲不響。米價低落，工人的米貼之類可以免除，在他們是有利的。

社會科學家在各種雜誌上發表論文，從統計，從學理，指出糧食過賤之說簡直是笑話；「穀賤傷農」也未必然，穀即使不賤，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之下，農也得傷。

這些都是都市裏的事情，在「鄉親」是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有的糶了自己喫的米，賣了可憐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繳租；有的挺身而出，被關在拘押所裏，兩角三角地，忍痛繳納自己的飯錢；有的沉溺在賭博裏，希望骨牌骰子有靈，一場贏他十塊八塊有的求人去，說好話，向田主那里退租，準備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窮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了開往上海的四等車。

（選自文學）

春光不是她的了

瑞芝十六歲的一年上，就嫁給沈進之爲妻。婚約是早經父母給她定下來的；可是他們不及看她履行這婚約就相繼去世了。她即由叔父撫養，直到十六歲。一天，叔母向叔父說，「瑞芝長得這麼大了，合該做人家的媳婦了。你何不去問問沈家，探探他們的意思」。叔父想這也不錯，就去找進之的父親。進之的父親聽說媳婦兒長得大了，突然起一種強感的希望，答說，「就在今年，一準娶過來；我就得去找陰陽先生。」於是瑞芝竟然在這年上做新娘了。

她同千千萬萬的新娘一個樣子，相信出嫁是女人生活的法門，猶之男人必須去找一個職業，作爲生活的法門。假若有個好事的人去問千千萬萬的新娘「你們爲什麼要嫁人」？她們必將齊聲答說：「我們要喫，要穿，要住，總之要生活，所以要嫁人。」如其考問到瑞芝，她的答案當然莫能外此。現在她既已做了新娘，不能不說已經達到了願望。

在進之呢，覺得這結婚生活頗不差；在房間裏，在牀席上，常有個小伴伴着；而且，她異於一切的小伴，那種柔膩的滋味，簡直把他全身都麻醉了。當他將要到學校裏去時，手帕摺疊得方方的，又潔白，又平貼；衣服才經穿上，她就前來扣鈕扣，理襟袖。在學校裏住了一個星期回到家時，迎面就是一把又熱又香的手巾；接着她就代他解外衣，換拖鞋。他覺得這些都是以前不會有過的，中間也含着不少的情趣。

十年過去了；一切很少變動。要算進之的父親的去世是一件重大的事；他當初的強感的希望終於沒有實現，直到臨命終時，有氣沒息地說了一聲「我沒有看見……」便絕氣了。其次，進之改到遠處地方去讀書，已經四年了；每年暑假，回家住下兩個多月，此外全是旅外的生活；這也可說是小小的變遷。至於瑞芝，少女的光輝消散幾盡了，臉上漸顯得乾黃暗淡，手指也沒有從前那樣軟滑了；然而她還是個她，生活還是年來的生活，未必能爲了這些些，就說她起了什麼變化。

這幾年來，瑞芝從進之那里聽到了好些外面的新鮮的事情，聽得很有趣味；但又覺得是渺茫的，是在遙遠到不可知的地方的，正同小孩子聽講仙人躲在鞋子裏魔王搬運房屋到山上

去一樣的情況。她尤感興趣的是以下的一些話：一女學生穿着露臂的上衣，風吹飄飄的裙子，在公園裏，在會場裏，隨意談笑，隨意顧盼，聚攏來就是唱一支歌，跳一回舞。她們沒有男女的界限，與女的固然做朋友，就是男的，也一樣與他們做朋友。常常有一個男的與一個女的，起初是朋友，後來情意密切，相互了解，幾乎同心一體：這就是所謂戀愛了。這時候彼此不必去問誰，兩個人就住在一起，叫做共同生活。歡喜熱鬧一點的，就邀集了男男女女許多朋友，請他們喫一頓飯，或者開一個茶會，把兩個人共同生活的事情告訴他們。賓客們聽了，一定拍手歡呼，接着便多方地引逗男女兩個自述戀愛初期的趣史。你想，這種以戀愛爲根基的結婚不是最正當最適宜的麼？又常常有夫妻兩個，起初是相好的，後來彼此有什麼不對勁了，或者中間的一個另外有了戀人了，就提出意見，商議彼此分開；結果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一絲沒有牽纏；這就叫做離婚。本來什麼事情是這樣的，心不在焉，定要勉強牽住，是最不痛快的辦法。像這樣尊重各人的自由，不肯扮起假臉愛一個已經不愛的人，也不要對方勉強愛一個已經不愛他的人，豈不是再乾脆再直爽也沒有的了？又女人也同男人一樣，到外面去担任一種業務，自己賺錢自己用。如充當教師等事情，你是知道的，她

們不獨充當教師，也有任商店的店員的，也有任銀行的行員的，也有任書局的編輯員的，也有任報館的辦事人的：總之，現在的時代，女人與男人並肩齊頂了。……」

瑞芝聽了這一些話，除感得興趣外，不免含着笑意，以並不堅持的態度反駁進之，說，「結婚這樣地容易，給人家傳開去，不是笑話麼？」

「容易」！進之連忙矯正她的謬誤，「從戀愛的塗徑達到結婚，正不是容易的事情呢！惟有由父母作主，他們一答應，婚姻就判定了，才真是容易。至於人家笑話，那是絕對沒有

的事；你不聽我說賓客們都拍手歡呼麼：」

瑞芝總還覺得這樣太容易，是可訕笑的事情；然而再沒有話可以回駁他，便換一端說，「你所說的離婚，總該是太沒有道理。引人家非笑的了。並且，離了婚的女人又怎麼辦呢？」

「這是陳舊的思想」！進之彷彿教士說教的態度，又熱心又沈着地說，「硬要不相愛的兩個人牽在一起，才沒有道理，才真是可笑！現在一般頭腦清楚的人，對於離婚這件事情都表示贊同了，如其兩個人已經不相愛的話。至於離了婚的女人，或者再去同別人結婚，或者

「不結婚，正如離了婚的男人一樣，那是沒有問題的。」

瑞芝不很費力地想了一想，覺得想不通的地方頗多；反正是隨便談談，不定要辯到個彼此意見一致，況兼要辯也說不出什麼來了，便略略點頭道：「哦，原來外間的情形是這樣了。」這些家常的談話，在瑞芝雖見得新鮮離奇，然而總說不上是這幾年來的什麼變動。

二

這年上五月的下稍，進之從遠處地方回來了；他帶回一切從前帶出去的東西，僱了三個苦力挑着，自己還一手提着一大包的書冊，一手抱着一個梵亞鈴的箱子？因為這一期他畢業個了，下半年就事並不在那個地方。

瑞芝見着他，心裏自然歡喜；但依照往年的習慣，久別初見，不好意思太親密了，便把這歡喜強壓下去，只賸餘淡淡的一笑。隨後就舀出一盆熱水來，絞起一把手巾遞給他，說，「天氣這樣熱，先用一把毛巾罷。」

「謝謝你」，進之很謙恭地接了，然後一隻手把眼鏡脫下來。

瑞芝突然感覺一種異樣的况味，彷彿吹來一陣尖風，肢體都有點兒冷意，又彷彿喫了過

量的難於消化的東西，胸頭有點兒悶悶：因為「謝謝你」的話，他向來不大說的，尤其這樣的聲調，親密的意思含得少，客氣的情味含得多，是第一遭聽見。她很小心地重行把進之打量，是不是受熱大厲害了，以致神思昏迷，錯認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客氣的人。然而這個揣想並不能成立，他揩了一把臉，就在面盆裏搓手巾，預備絞第二把，睛眼直望着她，放出清醒的光，嘴唇是正常的鮮紅色，這怎麼會是受熱昏迷呢？她覺得他這眼光有點可怕，便把自己的眼光移開了；本來要想問的吃了中飯沒有，路上辛苦不辛苦那些話兒，早已藏躲得不敢出頭了。

進之確乎有點兒異樣，他自己也靈敏地感到了。往年趕回家裏，一進大門，就有這麼一種感覺，彷彿心頭一鬆，又彷彿突然掉落，正掉在一個又鬆又軟的包圍裏。現在却不然，正同跨進了旅館的門；所有對於前途的經營，對於一切的防護，都足使心兒不得甯貼，因而促進血流的速度。他放下手巾時，就去理帶回的東西，解了這個籃子取出一些來，又打開那個箱子取出一些來，顯然是沒有定心的神態。

瑞芝站在旁邊，呆呆地，料不出這是個什麼朕兆；又模糊地想，這或者是個不大可愛

的夢兒罷；兩手頗想舉起來給他幫忙，但似乎被無形的索子拘束住了。

「瑞芝」！誰之放下一個從箱子裏取出來的小鏡架（金的匡子，雕鏤得極工細，中間是一個女人的相片）坐定下來，注視着瑞芝，「我要給你講一句話。」

「什麼」？瑞芝胸頭惴惴然了，眼睛瞪視着，含有恐怖的神色，彷彿預料不幸的事情馬上要到臨了。

「第一要關照你，你聽了我的話不用傷心，你要明白，要能夠用腦筋去想，（他接着自己的額角），想出我的話是不錯的。」

「什麼」？她再沒有着實詢問的氣力，只是喉間低低地這麼一轉氣罷了；她的鼻上滿綴着汗珠子，眼角隱隱有點兒潮意。

「我不是曾經給你講過，結婚應該把戀愛做根基麼？沒有戀愛的結婚就是牢獄，活活的一男一女就是倒楣的囚徒。不幸我和你都早生了幾年，我們的父母沒有明白這等道理，就把我們送進牢獄裏來了。試想我們兩個會不會有過真實的戀愛？老實說，我並沒有切摯地愛過你；反過來，你又何嘗切摯地愛過我！」

聽到這一句，瑞芝忍耐不住了；抵緊的嘴脣給一腔冤氣衝開，隨即伏在桌上嗚咽着。她擁攏統統想起十年來的經過，十年來對於進之的操心勞力，結果只落得一句「你又何嘗切摯地愛過我」，除了付之一哭，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早關照你不用傷心；你且聽我的話」。進之整一整衣襟；他的語調彷彿小學教師的訓話，很和善但又含有嚴肅的意味。「我說我們不相愛並不是捏造的；再進一步想，是相愛的總該彼此了解彼此的心情，試問你能了解我的心情麼？」

她嗚咽得越發劇烈了，却並不去想能不能了解的問題。

「唔」，他略微感得麻煩的樣子，「話還沒有聽完，先是哭，算什麼呢！」他站起來，拍着瑞芝的肩膀，「我給你說，喫了苦的總想排除，入了牢獄的總想脫出，過去的時光不要去管牠了，未來的時光自己還作得來主，我們趕快挽救自己罷！像我們這樣沒有戀愛作根據的結婚生活，實在是當初錯的；維持上去，我既無聊，你也乏味，數敷衍衍做夫做妻，還有什麼意趣？不會相愛的本不當結婚，現在已經明白了這一層了；我們商量離婚罷！」

瑞芝才放聲大哭起來。驚動了十五歲的侍女阿荷，偷偷地從廚房裏跑出來看，但是看不

出什麼情節。她見主婦的哭委實傷心，頗想上前去勸慰，只因主人還是初見，怪不好意思的，便站住了，一手搭在門上。

這真是晴天的一個迅雷！離婚等的話語，在瑞芝以爲是渺茫的，是在遙遠到不可知的地方的，那里料到就會降在自己的身上，就會降在現刻的自己的身上呢？她真同中了迅雷一樣，不能思想，只是號咷大哭。

「不要這麼女人的見解」，他略略推動她的身軀；「動不動就是哭個不休。我說這個話並不只爲着一己，也爲着你；你不是也被陷在結婚的牢獄裏麼？你要明白，要能夠用腦筋去想，想出我的話是不錯的！」

這些話對於瑞芝實在太疏遠了，教她有腦筋也沒有方法去用；況兼她正哭着，連能用不能也不想試一試。她的身軀晃晃然了，彷彿周圍的一切都在那里旋轉。

「我的意思是這樣」，他說得特別徐緩，特別着實，因爲後面提示的是具體的辦法，「你當心聽着！我們兩個從此離婚，把夫妻的關係取銷了。但我們認識了十年，從沒有什麼惡感，可以說是很好的朋友。朋友有相助的義務；現在我請你去念書，教你學得一些自立的

知識技藝。你要知道自立是最可貴的事情，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比什麼都快樂呢。」

「那麼，你呢？」她嗚嗚地問。

阿荷這才尋到了一些線索，她想原來主婦不肯去念書，主人責備她，所以哭了；她又想學堂裏真好玩呢，主婦偏偏不肯去，實在有點傻；一壁想着，一壁調換一隻手，依舊搭在門環上。

「我麼」？進之微笑，略帶滑稽的意味，「我同你一樣，也還是一個我。下半年就事的地方弄妥了，我就做我的事務去。」接着問，「到底你的意思怎樣？」

「全是夢話！那有這麼隨便！」她抽咽得幾乎透不過氣來，這些語音都是閉歇地送出來的。

「倒並非夢話；我已同人家商量過，而且人家也贊成我的意思了。你的叔叔；他不是有點守舊的麼？我給他寫了好幾回信，把結婚必須以戀愛爲根據的意思告訴他，他慢慢地明白過來，最近給我的回信說：「這一樁確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也不便參與。」他對於教你去念書的辦法，尤其稱讚我的周妥。你想，他……」

瑞芝似乎恍忽地向下一掉，掉在深深的一口井裏，更莫想等到一個救援的人。她只有拚命地哭，不自主地震動着肢體；進之再說些什麼，她是完全模糊了。

三

這時候已交深秋，下午的功課完畢了，課堂裏就顯得黯然，一眨眼黑暗便將掩罩下來了。瑞芝一個人靠着窗沿，俯視牆下種着的幾株秋葵，花兒都焦萎了，爪形的葉子當風而舞，搖搖地，頗有支持不下的意思。風從對牆反吹過來，她感得一陣寒冷，便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一手支着顴頰。

後面宿舍中送來零零碎碎的笑語聲，還夾着幾曲洞簫，這見得同學們正恣情遊息，調劑她們終日的辛勤呢。

自從進之到家那一天向瑞芝表示了離婚的意思之後，不到五天，瑞芝的叔父來了。他也發出嶄新的論調，說從前那種結婚方法真不行，必須以相愛爲根基才有意思；又說進之的話很不錯，這由於他的識見素高，所以會有這個大覺悟。他又勸瑞芝依着進之的話去念書；他說，現在的時代，念書是第一要事，女子也要念書，念了書不愁沒飯喫；從前瑞芝不會去進

學校是失着，然而現在去進還不嫌遲。

瑞芝實在也說不出理由來，爲什麼不應該離婚，她只感得滿胸滿腔都填塞着不願意。但是，進之這麼說了，叔父也這麼說了，不是命中注定了麼？經進之再三地婉言批導，更經過好多場的哭泣，終於決斷地說，「那麼，我就去念書罷！」說着，一把尖刀似的悲痛直刺心頭，不由得又放聲大哭，倒伏在桌上。

學校裏假滿開學，瑞芝便被送進來了。教師看她認識幾百個字，簡單的字也可以寫幾個，年紀又這麼大了，便把她編入補習班肄業，相當於高小一二年級的程度。

消息真是生着翅膀的，牠跟着瑞芝飛到學校裏來了。於是大大小小的學生就得了新鮮的資料。

「是這一個；年紀這麼大了，簡直是個母親。」

「看她黃瘦的臉兒，大大的眼腔，說不定時時刻刻會哭的，真是一副苦命相。」

「結婚十年了，丈夫忽然同她離婚，究竟是擔當不起的悲苦。」

「她沒有知識呢。沒有知識，丈夫自然不要她了。」

這一類細細碎碎的話兒，瑞芝時時聽得半句或三四個語音，斷然不疑地知道是指自己了。但是除了只做沒有聽見又有什麼辦法呢？兩三個同學走近身邊時，她們這麼相互地擠一擠眼，努一努嘴，喉間發出鄙夷不屑的聲氣「嚇！」或是「嬉！」她們岸然走過去了。

她想自己身上滿印着恥辱的標記，什麼地方總退後一步，該多少有點好處。於是人家叢集的地方，她獨避開得遠遠，同學都在宿舍中取樂，牠便在空空的課室裏獸着；非至不得已時，決不向同學們開口說話。接觸不多，相對一點的同伴也就沒有一個；但是，這個對於她却不見十分難堪，原來她一向圈禁在沒伴的家庭裏，喜羣的天性早已被遏抑得沒有蹤影了。

這天傍晚，她獨坐課室中，正在思索一個切心的問題。這已經思索了好幾天了，只是提不起一些果斷的勇氣，不能便依着去做。

自從離開家庭，來到學校，她漸漸地感得生活確然有倚賴與自立的分別。她見算學教師李女士，家裏頗有一點錢，但她並不依靠家裏，自己料理自己一切之外，還幫助一個舊學生去進大學校念書。她又見當舍監的楊太太，她的丈夫在縣裏當一個科員三個兒子全在中學校

裏了，却還要出來担任這學校裏的職務，彷彿非此不可的樣子。她們都極有興趣，教書，管事，閒時和同學們隨便談話，沒有一刻不是快活起勁的。這些情形促起了瑞芝考求的念頭，「她們不是很舒服的麼？爲什麼不愛舒服，偏要出來當教員？」她想起了自己的往事了，「像從前那樣的生活，究能稱爲舒服？喫是不愁的，穿是不愁的，一切使用也大略備具，當然不能說不舒服了。但是，做的是瑣瑣屑屑的事，大半又是爲他做的；他高興了，方才前來談幾句話，否則只有眼看他坐着做功課，出門望朋友；後來幾年他到外邊去念書了，一去就是一整年，來信是請別人代念的，只是稀稀疏疏的幾句平常話：他會說什麼被送進牢獄，這個話也不錯，像這樣，不就是不帶鍊不上鎖的坐監麼？」接着他再向底裏想進去，（突然的變故與深刻的悲哀使她化成神經質的氣分了，）「我爲什麼要去坐這個監？假若不坐，又將怎樣呢？——還不是要換得個不愁喫，不愁穿，才去坐這個監麼？假若不坐，就什麼也沒有，簡直不能活命。定要坐了監才得活命，雖然一切都不愁，到底算不得舒服。這就可知道李女士楊太太時常快活的原由了；她們不在牢監裏過活，她們做有道理的事務，她們喫自己的，穿自己的；什麼拘束也沒有，什麼人都不依賴，還不該高高興興地做一世人麼？

啊，他們說的自立最可貴，確實是有意思！確實是有意思！」她想到這裏，對於離婚的事情便彷彿解鬆了好幾道切心的繩索；却又引起了一腔強烈的悔恨：恨當初父母不會給她一點自立的知識技能，恨十年來的光陰如癡如夢地白白消費了，又恨學校裏的功課不能夠一口氣吞了下去。結果是連忙翻出教科書來很命地看一會，念一會；如其半夜醒來時想起了，便默默背誦那書中的語句。

隨附這些思慮而起的疑問是這樣，「現在來此念書，一切還靠着他的資助，這是該不該的？」她看不起自己了，覺得這新印上的恥辱的標記，比較舊的更見深刻，更是不可磨滅。「從前依靠他，總算彼此有點兒關係；現在關係都沒有了，却還受他的施與，這算什麼呢？惟有奴僕，惟有奴僕，主人用不到他了，便給他一點賞錢，教他走路！難道真是下賤的種子，起先做了囚犯，接着還要做奴僕麼！太糊塗了，太不聰明了，竟弄成這麼一個大錯誤！」

於是另一方面狠命做功課，一方面對於做功課這件事抱着異樣的不安；念一句書，寫一個字，都在使用着主人遣散的賞錢，也就在續續地表露所受的恥辱。假如有什麼方法，能夠把

這一層恥辱洗淨了，她覺得其外的冤抑也就不足數了。醒時念着，夢裏也念着的，聽聽教師的講授，忽地又兜上心來的，無非是這一椿。

她應該讚賞自己的聰明，居然想出了一個方法；如其辦得到時，誰都不必去依賴，可以定心安神地在這裡念書。但是她不能預料必定成功：向來不會同人家辦過交涉，又不知是容易還是麻煩的。假若交涉無效，徒然留下一個話柄，依靠他人的恥辱還是洗滅不掉。因此，就不敢輕易進行，只在心頭一回兩回地盤算。可是想到了自己現有的地位，想到了無名目地依靠尤可卑鄙。又覺這唯一的新路徑非得立刻冒着險去探試一下不可。但是又惴惴地不敢就拔足前進，她陷在這遲疑的境界中已經好幾天了。

她凝想了一會，突然站立起來，堅決地自語道：「不要這麼沒有膽量！從今以後，是靠着本領同膽量過活的日子了！」她越想越覺得現有的地位太過難堪，欲求解免，只有進行這想到的一個法門。雖然成不成未可斷定，但姑且一試，總比耐着不試多一點兒希望。「進行罷！進行罷！什麼不成功，什麼落個話柄，全是沒有的事，又何用去想着牠們！前途有的是快慰，有的是成功！」忽然表現多血質的氣分，在她已往的歷史中，恐怕是沒有先例的。

這時候天已暗下來了，窗外的粉牆蒙着灰色，室內更是朦朧，却似乎比平時廣大了許多，因而見得空虛。若斷復續的鴉聲「呀……呀……」又低又慢，顯然是一種不大高興或是沒有氣力的聲調；然而牠們完畢了一天的工作了。

樓梯上有人上來了，走到課堂外面的抱廊了。瑞芝聽慣了這一個人的步調，輕輕的，却又緊促的，不用尋思，立刻知道是算學教師李女士。待她走到課堂門首，一個可愛的人影兒呈現於眼前時，便輕敘着，隨說道：「李先生，我在這裏。」

「是誰？」李女士走進課堂，定睛端相，「原來是瑞芝。你一個人在這裏麼？」

「是，一個人，」瑞芝迎上去，與李女士相對立着。

「你來幫同我尋一尋罷。」李女士拉着瑞芝的手，輕快的笑聲便送出來了，「你想我也算得糊塗了；一疊的算草，是用銅釘釘着的，剛才看看，却少了一張第五張。找來找去找不到，疑心掉在教桌的抽屜裏了。但是天暗下來了，我們只好瞎摸。」說着，又是幾聲輕快的笑。

「我想起來了，」李女士忽把瑞芝的手捏得緊一點，意思是止住她的走開，（她本想去

開教桌的抽屜了。○「一向想給你說，總被旁的事情岔開了，現在正是個機會。你自從來了以後，常是默默地不同人家在一起，這是不大好的，我很想勸勸你。我們的興趣全在乎有許多的同伴，大家一起做事，一起取樂，就覺得一天天都是甜的，倘若不聲不響，孤孤單單，不用說生趣是索然了，就是影響到身體的弊害也不在少處。學校裏有的是同學和教師，你何妨從中選擇，看有性情相投，趣味相同的，你就自認爲她們的朋友。你既自認爲她們的朋友，她們當然也認你爲朋友；你就再不用這個時候獨居在這裏了。你聽，她們在那邊何等熱鬧！（宿舍中正送出一陣歌聲，和着洞簫，還有人擊掌按着節拍。）我希望你也加入她們的羣裏，不要躲來躲去只是默想。」昏暗中看不出她面部的表情是怎樣，但聽她的語調，瑞芝如聞慈母的體貼撫慰，眼淚幾乎偷跑出來了。

「是，我要依着先生的話，」瑞芝輕聲回答；同時同學們對着她的那種態度浮現於眼前，禁不住一滴滴熱淚掉下來了。忽而猛醒似地想，「這是個進行的機會，再不要錯過了！」便把眼淚忍住，私幸在暗中，不會給李女士看見；隨即故作鎮靜地說，「我要向先生們請求一件事，不知能不能現在給先生說了？」

「什麼事情？」李女士感得興趣，出之以誘導的聲調。「你現在給我說了，我可以同諸位先生商量。」

「我以前的經歷，我爲什麼到這里來念書，雖不會明白講述過，先生們一定知道了的。」她覺得有點兒氣促，深長地透了一口氣，續說，「這些我都不怨，所以也沒有什麼難過。只有一點，現在想想是我的大錯失，我負着這一個大錯失，彷彿繩索細着身體，尖刀刺着心頭，不論醒時夢裏，無非是痛苦的時刻。就是我不應該受了從前的丈夫的幫助，來到這里念書。這在他原是好意，讓我學得一點本領好過活。但在我算是什麼呢！我用什麼名目可以受他的幫助！我想，離婚並不是恥辱，惟有這一點才真是恥辱呢！」

李女士很受感動，默不作聲；又一手也去捏着瑞芝的手，就成合捧的姿勢。

「我想請求先生們給我担任學校裏的雜務，整理東西也好，灑掃各處也好，只要能夠做的都願意做；同時讓我做個特別的免費生。如蒙先生們許可，我總算把自己的勞力幫助自己，我總算洗脫了很深的恥辱，從此便一心一意求學，再也不默默地獨想了！」她的感情感極了，禁不住又滴下淚來。

「這一定辦得到，我想諸位先生沒有不贊同你的見解的，」李女士默嘆着說。她來找東西却找到了意外的珍寶，頗感到一種探險成功者的慰悅。

一個月之後，進之托人送零用錢來時，瑞芝回答那人說，「謝謝你，請你把這個帶回給沈先生罷。再請你轉致一聲，以後也不用送錢來了。」

四

六年又過去了。

這時候瑞芝已經讀完了中學的功課，離開學校，在一家書局裏擔任書記的事務了。每天早上八點鐘，她就到局辦事；除了喫飯喝水而外，不停手地寫寫直到午後五點鐘方才停筆，回到她的寓所。寓所是租的人家的一間樓面。一個榻，一張桌子，幾張椅子，兩個箱子，是她僅有的財產。桌子上一架橢圓形的鏡子，鏡框上鍍着的鏤不知那里去了，顯出花花斑斑的鏽痕。旁邊一個長方的硯臺，一隻天青色的水盂，寂寞地並排供着。——再沒有旁的東西了。有時從稀疏的窗縫中吹進些煤灰來，有像米粒大，有像黃豆大，掉在桌子上，就此陳設着，也算破破簡單的空氣。牆上掛一幅水彩畫，是一個同學送給她的（她在後的後兩年居然

有朋友了，向來揶揄她的同學們也把她忘記了；畫的是西湖的湖心亭，此外有墨筆寫的大字王字，鉛筆寫的歪歪斜斜大大小小的亞刺伯數目字，是從前住在這裡的孩子們的書法成績。

當她進了書局，第一次領到薪水時，感得莫可名狀的快適。錢放入衣袋裏了，一手在外面按着，禁不住想道，「是第一次！是勞力的代價！幾年來希望着的自立生活開始了；住自己的，喫自己的，穿自己的，我也得嘗嘗這快樂的滋味了」於是那隻手按得更緊一點。回到寓所裏計算一下之後，除開一月的費用，還多好幾塊錢。就買了一件羊毛衫送給黎女士，——就是牆上那幅水彩畫的作者。

但是，領了好幾回薪水以後，感覺也就平淡了。這本是分內的獲得，正同凡是生人總能吸到空氣一樣，又有什麼可喜呢！同時她却別有新鮮的感覺，是前此不會有過的。在書局的時間，低下頭來儘是寫寫寫，倒也沒有什麼。可是在到局或回寓的途中，這種新感覺就輕輕扣她的心門了。「一回一回進局去，又一回一回出局來，天天總是這一套，算什麼呢？明知不要這樣就等於拒絕獲得，辦不到的；但是有了這一些些的獲得，就一切都了麼？」這樣想

時，她的步子就改得懶懶地了。至於獨在寓所裏，看夕陽戀着牆頭，或者見那月兒若有意若無意窺覷着她的當兒，這種新感覺竟老實不客氣闖進她的心裏去了。她彷彿覺得掉落在無邊的空虛裏，儘掉儘掉，只是碰不到一點實在的質地，所以無從靠一靠身體。甚至無從點一點脚；又彷彿在無邊的黑暗中航行，不知道將要達到什麼地方去，還是將永遠達不到什麼地方，終於是這樣盲目的航行。她回想幾年來的學校生活，那種味道真好；功課是天天新鮮的；看一歇書，散一會步，都是有意思的；對於明天，對於後天，都覺得可愛，因為希望在那里不絕地閃耀牠的光輝。但是現在，現在全變了！工作既這樣死板，前途又暗得漆黑，越是想辨辨嘗到的滋味，越見得淡到白開水一般。牠不免戀戀於過去了；假若能夠回到那如夢如仙的學生時代去，她再不願意離開了。然而怎麼能夠呢？於是悵然凝視，幾乎忘了身在那里；直到天黑下來了，或者月兒跑開了，或者樓下的孩子突然哭了，才覺醒過來，重又記起有個自己。

她最相好的朋友是黎女士。同在學校裏的時候，自然時常在一起。及到出了學校，黎去當人家的家庭教師。彼此事務完畢，不是瑞芝到黎的家裏去，就是黎到瑞芝的寓裏來，談這

個，說那個，有時也許默然相對，總覺得十分安適。直到夜色深了，一個才辭別回去，也有好幾次就此住下了。但是，慢慢地，一種新的情感滲入黎的心裏，不由她不同瑞芝疏淡一點。瑞芝去看，她先已出去了；或者在寓裏等她，却等了個空，這等事情幾乎疊連地發生。這個給與瑞芝強烈的激刺，彷彿突然一文，震盪得心胸中空洞難熬。所謂新鮮的感覺，大概就從這個上邊萌生了。

黎到那里去了呢，瑞芝是知道的；不願意她去是當然的事，但又很能原諒她。她們常常談起以下這些話：

黎說：「這中間有性質上的不同；有了他，我們的感情會改淡，那是沒有的事。」她總是嚴正地申誓的態度，自然也含着不少的體貼安慰的情調。

「不會改淡麼？看實況就是了，也不用空口去說牠。」瑞芝總是悒悒的神色，表示不反對的反對。可是她又常常轉過來說，「但是，我願你不要爲了我，便把整個的心留下一部分來，才去對他。相愛須要整個的心對着整個的心；這一層，我相信到二十四分，——現在我真相信了。你要把我忘記得乾乾淨淨，整個的心全付與他。這樣，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快

慰。」她悲苦地說着，有時就滲出淚滴來。

「你又來了，」黎呈露處女的嬌羞，捧着瑞芝的臉，或者抱住她的臂膊，「這值得什麼傷心！你記着，我是你的朋友，我永遠是你的朋友！」

黎雖然有這樣的話，但是瑞芝因寂寞無伴的悲苦而感到前途的空虛與暗昧，却是明白顯著的事實。

這一天是黎的婚期；改從新的禮俗，只由兩新人邀請一些至好的親友，開個茶會，瑞芝當然是被邀請的。然而她決意不去；是結婚，是黎的結婚。她怎麼擔當得住呢！可是早一天黎親自來勸駕了，「說明天沒有你，我就減損了一半的快樂，這婚禮也要消失了一半的光輝。你愛我，應該爲着我屈一屈駕。」明天才過午刻，便派馬車到書局裏來迎接。這教瑞芝沒法推委了，只得告了半天的假，乘着馬車逕去。

這茶會借人家的別墅裏舉行。那個別墅並不寬大，却頗有結構。荷葉新生的池沼抱着一個軒邈的水閣。對面是一帶假山，並不瑣瑣碎碎地疊着一些湖石，只把石頭適當地堆砌在土阜上，又錯落地種植些竹樹，很能得真山的姿致。山下沿池一列碧桃樹，正然燒似地開着絢

紅的花。水閣的後面是一片草坪。草坪盡處幾十棵高樹，望去深陰濃綠，彷彿祕藏着無窮的幽境。

天氣很和暖；陽光異樣地輝耀；濃綠的彩色聯成一片；閃現青春的生意。不論是誰。在這一個境界中，總會感到生命須得愛力來潤澤這個意思，以及一種微醉薄倦似的春感。

水閣中鼓掌聲揚起來了。

黎同她的新郎並肩站着，齊向賓客們深深點頭，臉上都浮着甜美的笑意。黎穿的是一色淡湖的衣裙，裁剪得頗寬大，風從池上送來，衣襟裙圍飄飄吹舉，顯出軀體的自然的美。新郎穿着淺灰的春服，軀幹較黎高一點，姿態正直；鼻子很高，眼睛射出英銳的光：正是個健全青年的模型。

擊掌聲歇，賓客們的祝賀語開始了。有的說他們從戀愛而進於結婚，乃是一種理想的實現，足以紀念的價值，應不亞於事業的成功與品物的發明。有的說他們各擅戀愛的藝術，一攜手，一對笑，都是至高無上的創作品；今天所紀念的在於更進一步，從此以後，他們將愈益努力，產出更豐富更妙美的創作品呢。一個淡紅衣的女郎含嬌帶羞地站起來說，「我們客

人祝賀語也說得夠了。你們兩位受了我們的禮物，該有點兒回贈。我們所要求的回贈是你們以前的「浪漫司；」兩個都要講，誰也不能抵賴。講罷，講罷，我們聽！」她的臉漸漸泛紅，而且延到頸際了；熱情的增感使她再站不住，便跌倒似地坐下來，佯閉着眼睛，把頭側枕在她同伴的青年的肩上。

一陣的掌聲又爆發似地揚起來；中間夾着「浪漫司！……浪漫司！……講！……講！……都要講！」全是慫恿的聲調。

水閣中忽然沈寂，衆人都凝心靜待浪漫司的開端。因圍繁碎的鳥語覺得清朗起來了。

「沒有什麼可講」黎極柔軟地說，眼光斜睨着新郎。

「不能的！……不能的！……總得講一講！……一小節也好！」又是一陣的慫恿。坐在新郎旁邊的一個客人就把新郎亦扶亦抱地推起來；衆人又鼓掌響應着。

新郎知道推委是不成的了，便略略鞠躬說，「我來講，我們的浪漫司是這樣的；她愛我，我愛她。」說罷，便脫逃似地坐下，上排的牙齒嚙着下唇，把笑來忍住。

賓客們感得一種滑稽的趣味，禁不住哄然笑出來；但也感得不滿足，便隨口囁着「那有

這麼空的！……那有這麼短的！」

出其不意，黎自動地站起來了；一手掠着鬢髮，一手輕按桌子，說，「我也來講了罷，我愛他，他愛我：這就是我們的浪漫司。」她很輕快地坐下；低下頭來避人家的笑眼，便教人家全見她一頭的美髮。

這把滑稽的趣味增得濃些，衆人又哈哈地笑起來。

「抄襲的，不算數！抄襲……」零零星星的玩戲的攻擊不知從那幾個笑着的人的口裏發出來。

剛才要求他們講浪漫司的淡紅衣的女郎又發言了，她舉起一隻手，手招動着，「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抄襲；乃是兩個人一個心，一個心自然想出同樣的意思來。」她說着，略帶驕傲的神色，環看衆賓，彷彿一顆明星在羣星中間閃耀。

衆人覺得這話有妙趣，又是輕輕爽快的一陣鼓掌。

全座的人都快樂，都如喝着青春之酒，淪肌浹髓全是愛與生意；他們這麼無心地鼓掌，姿情地笑，這樣那樣地說些風趣的話，都足以表示他們是憂傷的化外之民。

但是，有一個人默默地靠窗坐着，隨意的梳掠與穿着，在彩色與嚴妝的圍繞中顯得分外黯淡；笑容偶而強勉地浮上她的臉；兩手似乎特別沈重，舉起來拍着是艱難的事情。她全異於其他的客人；當此歡會，所見所聞都含快樂的情調，她却傷感了，覺得這些全不適宜於她；因而懊悔自己主意不堅，不會貫徹不到這里來的初念。

這個人當然是瑞芝了。她見黎並不殷勤招呼她，只是剛見面的時候談了幾句話，隨後就彷彿沒有她在場的樣子，不免頗有點悒悒。她剛才在馬車中也頗努力構想這將臨的愉快，以為黎一定招待她看做最尊榮的賓客，刻刻不離開她；表示友誼的親密，更把她介紹給所有的賓客，說「這位是我生平最相好的朋友，今天能得她來到這里，最是我們這婚禮的光榮！」她這麼想時，就覺得去去也有點意味。但是到此刻，她的幻想的夢已經破裂了！只把幾個月來的沈憂深悵重又鉤起，而且在上邊增濃了好些的色彩。「不該來的！不該來的！」她想着，正同衆賓的拍掌歡笑一樣地重疊。

她看黎這樣似驕傲似羞澀的態度，對於新郎表示軟媚的依戀，說幾句話又這樣嬌癡輕巧，都似乎，是故意的舉措，專為着她而發的；惟其這樣，才襯托出她的孤單，她的拙劣，她

的遲暮，尤其不可堪的，十餘年前初婚時的殘影突然閃現於腦際，那種甜甜的麻麻的滋味，彷彿還可以想見，但是隨後的陳蹟立刻跟着顯現，更一閃便又想到了將來：那不是一段傷心，一團漆黑麼！

她又看許多客人這樣恣情地笑，熱烈地拍掌，飄飄逸逸地說些風趣的話，似乎是特地向她擺架子；彷彿說，「我們有伴侶，有男女的愛情，有無盡量的快樂，有如花似錦的生命！你沒有，一絲一毫也沒有，配在我們的旁邊麼！」又彷彿說，「黎所有的是美滿，是幸福，是前途的光明，我們所以祝賀她！你沒有，終生終世也沒有，還不冷冷靜靜去躲在暗頭裏，却到這里來露頭面，好不害羞！」

她覺得胸頭塞緊了；全身如同細着繩索，沒有一處不拘攣得難受：正像獨自一個陷落在很毒的仇敵的包圍裏。

這時候大家開始用茶點了。盃碟的傳遞，喁喁的軟語，一個青年的臉與一個脂粉的臉的貼近，時時發出的蕩人心魂的笑聲，把這水閣子化成情人戀友的大會場了。茶是甜的，糖果是甜的，……什麼都是甜的。

但是，這些對於瑞芝却是更甚的壓迫。她不想哭，也不怨恨什麼，只是不堪地悵鬱和悵惘。

沒有一個人理她，也沒有一個人問她爲什麼不喫點東西，似乎大眾始終不會知道有她在這里。

她趁賓客們散開來隨意園游的機會，便從草坪東南角的一個蕉葉門裏蹚了出去；也沒有一個人留住她送她。

回到寓所，給溫暖的陽光曬得有點暈眩了。

房東奶奶見着她，很感興趣地問，「賀了黎小姐的喜事回來麼？她這麼漂亮，今天做新娘，一定打扮得天仙一般了。新郎想也是出色的，——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她停去鍼線端相着瑞芝，只待咀嚼她嘴裏掉下來的珍聞。

「我沒有去，」瑞芝又是一陣不高興，頭也不回就跨上樓梯。

「回來得這麼早，」房東奶奶似乎詢問似乎自語地說，重又穿起她的鍼線。去了鎖，門呀……地開了。

「又來到這牢獄裏！阿，牢獄！」瑞芝頹然靠在窗沿，模糊地想到從此以後，來這房間裏的只有她同她的影子了。什麼時候才離開這裡，什麼時候才有點安慰，她完全不知道；前途只是一團漆黑！

鏡子的反光在她眼前耀着，她無意識地湊近去，看看自己的臉。細的皺紋網滿了額角，眼睛現出無力的滯光，臉皮乾黃，生着點點的雀斑，嘴脣淡得可憐，額髮也漸次稀疏了。十餘年前的小影突地涌現，與現在這個全不相同；她看見自己的眼眶裏滾出淚珠子來了。

溫暖的陽光在對面的牆上閃耀着；藍色的晴空沒有一絲浮雲；不知在什麼地方的嗡嗡的蜂鳴，似乎帶着花的香氣：正所謂春光如海呢。

可惜春光不是她的了！

一九二四，八，一二。

微波

一天早上，隔夜的毛雨雖然止了，空中還瀰漫着潮濕的霧氣。穿着棉衣的人在這塗滿了泥漿的身上往還，兩腳須得特別凝着勁兒，又要留心旁邊的車輛，不要被急轉的車輪濺了半

身泥，因此很覺得熱烘烘地，從背心而大腿，往下直傳到十個腳指頭。但是一陣看不見的風攔過來時，誰也不能挺着不縮一縮項頸，總覺至少得加一件坎肩。

疲倦的警察挾着油布大褂在那裏發呆。一隻腳踏在煙紙店的階石上。煙紙店裏的老板娘偻着上半身，用溼布拭去櫃檯外面的泥跡，這是如飛而過的汽車的成績。她的才梳過的頭頂光滑到分別不出頭髮的一絲絲，同前劉海分界的一條白痕十分明顯，略微有香油的氣味分散開來，——警察的發呆，或許就爲着這個。對面是一家油鹽店，有帳桌先生在那裏撥算盤珠的聲音。

兩輛人力車迎面地行動，到距離兩三尺的當兒，「阿，藻如——停下來！停下來！」是女人的聲音，因感情激動，聲音有點撕裂開來似的。那車夫嘴唇一啣緊，便收住脚步，把車柄放下來。車篷裏鑽出那女人，揀泥漿較少的一個地位站着脚，一個布錢袋挂在臂彎裏，兩手舉起撫摩頭頂的微亂的髮。

藻如的車篷原沒有張起來，但他正沈入不思念的境界中，假若不是喊着，決不會知道對面來的是誰。這真是一霎的心境：起初覺得這聲音極熟，像昨天還繚繞於耳邊的，可是又

覺得很生疎，有如快要消散的夢；終於恍然而悟，是憶雲！沉埋於意識之中的相思突地伸出頭來，驅遣着兩腿，便跳下了車，泥漿濺起，染上褲管及長袍的下緣。

他很驚異，還不是兩年以前的憶雲了！豐潤渾圓的臉兒，現在變為乾黃的皮膚，細細的額紋，尖尖的下頷；晶明流利的眼兒，現在變為滯暗的眸子，紅筋的眼球，悵然的瞪視。那一對眉兒，以前伴着笑聲伴着快意總是舞得起似的，現在微微倒挂了；那一頭柔髮，以前這樣那樣裝不知換過多少花樣，印過多少羨愛的目光，現在像秋原的衰草了。細小而微偻的身軀包裹在灰色嗶嘰的衣裙之內，顯得衣裙很廓落，如其不是當年親見，誰相信她會是健全的女性的體格呢？——他睜着雙眼只是望她，「憶雲，你……」

「你還能認識我！我以為像我這樣變得太快，你一定要認我作舊生人了。」說着，移步靠近油鹽店一面，以避行人同車輛。

藻如不自主地也移步過去，與她貼近，「那裏有不認識的？就是分別十年廿年，也還能認識，何況沒有十年廿年。你想，我們的分別只不過兩年呢。」

「已經兩年了！」牠感慨地說。「這兩年裏頭，你一向在上海吧？」

「不，我從前年夏天到北京去了，是上禮拜才來上海的。」

「北京去好吧？」

「有什麼好不好，隨便過活罷了。你好麼？」

「沒有什麼。」她低下了頭。

「自成也好麼？」

她點頭，頭俯得更低了，使對面的藻如看得見她腦後的髮髻。

藻如想，這又改變到性習上頭去了，十二分通脫的一個女郎，兩年以後，會變成這樣羞人得很的。因換個端緒說，「現在到那裏去？」

「買菜去。」

「這樣不好的天氣，這樣齷齪的小菜場，……………」

「習慣了，也就不覺得什麼。」

「每天去買菜麼？」

「差不多每天。」她厭倦地說了。忽然心頭一動，「你還住在從前那地方麼？」

「是的。」

「我要去看你，今天下午，或是明天。」

「我歡迎你。我難得出來，你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那末再見。」這聲調裏帶着兩年前輕快親切的韻味。他轉身鑽入車篷，那車夫提起車柄，就一跳跳地跑走了。

藻如坐上車座身體顛動地前進時，不免想起從前的種種。青年的華采，在當時何等地明耀，但一轉眼就暗淡了！最可驚異的是憶雲變得這樣地迅速而且澈底，現在如要尋索她的可愛之點，除了閉起眼睛從記憶裏去搜求！還有什麼法子呢！他這樣想，頗覺得傷感，彷彿這溼霧漲滿的天氣也就是個充分的頹唐，壯盛的歡樂早已辭了大地。忽而濛濛的細雨又糝下來了，黑呢馬褂袖上沾有細極不過針尖的閃光的水滴，他便伸手把車篷張了起來。在昏暗中，想到她今天或是明天要來找自己，不知將談些什麼，這又引起一種游漾無着的興趣。

前此兩三年的時候，藻如家裏差不多是一些青年男女的俱樂部，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踵

來了，一會兒又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踵去了；主人在家時固然很熱鬧的，就是主人不在家也沒有什麼，彷彿誰都是這里的主人。他們無所不談，談主義，談問題，談時事，談戀愛，談文學，談藝術，他們也無所不為，伏在桌上寫文字。捧着硬面的英文小說誦讀，喫花生米，煎咖啡茶喝，打瞌睡，呵着癢鬧着玩，有時還要打架，至於打破了眼鏡，撕碎了衣裳。他們如在柔美而朦朧的夢中，也不頌禱朝陽的早升，也不悲歎夕照的遽滅。

一天是三春的節候，溫暖的陽光薰得室內的幾個人都有些倦意。默默地從窗外送進來了香的香氣，留心着聞又沒有了。書櫥的玻璃反耀着光亮，花瓶裏一大束薔薇花臉貼臉地凝笑着。

有三弦的聲音傳過來，這樣底沈，這樣擘緩，彷彿告訴人說，報告人間運命的秘密來了。此外完全寂然，什麼東西都在春困呢。

「是算命的，我們教他進來算命玩玩。」躺坐在大籐椅上的一個青年說，跟着打個呵欠。

另一個青年揉着眼睛站起來說，「好的，看他怎樣地編排我們。本來大家不響，清靜得

快要入睡了。」

坐在搖椅上一搖一仰的憶雲立刻跳了起來，整一整衣襟，便奔出去開那綠漆鏤花的短門。

藻如本在寫信，似乎那枝筆不大順從，寫一行要費幾回的躊躇；現在聽他們去招呼算命先生，就索性把信箋推在一邊。

好事的性習主宰着他們，剛纔的倦意被放逐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都高興地盼望那立刻要顯露在面前的趣事。

算命的由憶雲引進來了，她牽他的一根竹杖。她想起「堂樓詳夢」的戲文，「階石，又是一級階石，還有一級階石，沒有了，門限，低的門限，」這樣地喊着，混和着連續的吱吱的笑。她的上體略微低俯，頭轉向後面，左臂伸張着，全體構成很美麗的舞蹈般的姿勢。

算命的坐了下來，幾個人移動椅子圍坐在他的前面，憶雲搶了那隻大籐椅，因為坐着週身妥帖，不費一毫的氣力。

青年們都爭着要先算命，但是憶雲爭得更厲害，至於伸手過去欲按住他們的嘴，不讓他

們把應行報白的性別歲數等說出來，一壁興奮地嚷着，「所先算我，是女命，二十三歲。」這樣，青年們正感得趣味佳妙，快活得只是笑，只是並不堅持地爭嚷着。

那算命的是長圓如蠶形的面孔，皮膚深赤色，有如紫銅的香爐，突出的前額下面，兩顆滯白的眼球動也不動，彷彿不大新鮮了的荔枝肉，上下脣厚而緊鍊，包不沒兩排枯黃的牙齒。他依平時的習慣，用舌頭拉着上下脣說，「先算後算一樣的，富貴命遲早是富貴命。這位小姐先來罷，二十三歲，是幾月份，什麼日子，什麼時辰？」同時撥動弦線，便隆東隆隆地響起來。

「四月十八卯時。」憶雲不待思索地說。「你同我算罷。——別的且慢算，你要顯出你的本領高明，且先算我現在有幾個丈夫，兩個呢還是三個？」

青年們覺得這話語有難以言說的舒快，反而停止了喁喁的笑語，都回頭去看她。却見她很嚴正的樣子，兩頤同眼梢絕不含遊戲的笑意。

那瞎子覺得有點窘了，故意乾效一聲來掩飾，又隆東隆隆彈了幾聲說，「小姐說笑話了。四月十八……」

「且慢，旁的都不要算，只要算現在有幾個丈夫；並不同你說笑話，是真個要你算。」
「哈哈！」一個青年笑出來了。

「請不要取笑罷，算命向來沒有這樣算法的。」他又彈動三弦，胸中主排次這女命的干支，額上略微有汗水滲出來了。

「向來沒有這樣算法，我可有這樣的命。這點也算不出，你的本領就可想而知了。到底能算麼？我現在有幾個丈夫？」她忍不住幾乎笑出來，連忙用勻細潔白的牙齒把唇皮咬住，同時得意地示意於青年們，這在瞎子是沒有分的。

「哈哈哈哈哈，」幾個青年都笑了。

那瞎子已頗了然，碰到的並不是真實的主顧；心頭自然很惱怒，但不讓發洩出來。只握着三弦同竹杖一手摸着椅子站起來，喃喃地說，「原來不要算命，喊住人家做什麼！」他的臉皮頸皮轉為猪肝似的紅，汗痕在前額上發亮。

「吟，有趣。」憶雲看一個青年把瞎子牽出了門，才含嬌帶傲地笑出來。

夏天，青年男女六七人結伴到西湖去。寄住在湖濱的旅館，取其晨晚可以看湖，要下湖也方便。

這天傍晚，一些人都到公園去了，只留藻如同憶雲在樓廊裏，各靠着一個搖椅。面對西湖。簾兒早經捲起，太陽的熱氣已消散了，時時有輕風吹來，帶着不知處的荷香。

羣山已沒入乳白色的霧氣，湖面蓋着混芒的青煙。雖然樓下有些車鈴人聲，却衝不破全湖的寂靜。月亮還沒有上來。在兩人頭頂上的一盞電燈因為憶雲說討厭，藻如就把她滅了。

「在這暮色裏，靜靜地坐着，有異樣的可愛，是別的時候沒有的。他們一定要出去亂跑，太胡鬧了。」憶雲舉起半露的臂舒一舒筋骨，粉與肉混和着的香氣拂過藻如的鼻尖。

「原是的，暮色的好處就在一種柔軟而朦朧的情調。白晝裏，一切東西顯得太分明了，太強烈了，黑夜裏，又過於暗昧，甚至什麼都沒有。暮色介在兩者之間，全沒有牠們的太過，這所以給人無窮的吟味。」藻如輕輕說着，聲調頗見柔美。

「你忘記了月夜了。你倒說說看，暮色同月夜比較起來怎樣？」她把仰起的頭轉過來望

藻如。

藻如也回看着她，雖然距離很近，她的面目已模糊了。可是這戴着美髮的頭顱的輪廓，這藏在衣裙裏面而仍然顯明的身體的曲線，這一隻點地一隻翹起的雙脚的翦影，都使他迷戀地捨不得把眼光移開。他近乎獻媚地說，「月夜自然也好，但是與暮色比較，我甯取暮色。因為月夜那樣清朗高曠，惟宜於雅人的獨吟，壯士的起舞；而暮色這樣柔軟朦朧，却宜於多情的人互傾他們的情愫。你不是說暮色異樣可愛麼？那末一定覺得我的意見不錯的。」

「你真是個可愛的人。」憶雲笑了，輕輕搖動着身軀。「你會得迎合人家的意思；而且把人家的意思裝飾得更為燦爛，教人家覺得歡喜。」

這在藻如是何等的寵幸，同時又是何等的誘惑！他便談論怎樣的人纔可愛，憶雲也發表好些巧妙的意見。後來他們談到各自的性情，癖氣，以及從前的經歷。

熱情之火在藻如的心頭燃燒着，往時固然也有過，可是從沒有這時候燃燒得厲害。那閃閃的火燄——要告訴她聽而且要她藏在心裏的一句話——幾次欲冒出口來，但每次再一審慮的結果把牠壓了下去。他看她這樣地天真，這樣地美好，談論又這樣地合得來，幾乎是同一

的感情同一的意見，不過由兩張嘴說出來罷了，因想吐出這一句話來的時候，她一定歡喜承受。然而他又想起她的憨態來了。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忽然笑說要報告一件新聞，——某某親口說愛我，向我求婚，你們想多麼有趣！結婚，麻煩得很，誰高興來！——於是大家拍手笑呼，而某某也者就此不好意思再見大家的面：這樣的事也有兩三回了，現在假若把這一句話吐出來，那裏決得定不再增加一回呢？

他勉強鎮靜着，應接憶雲的話，或者補充些意思，或者更換個端緒；而心頭的苦悶竟非常地難堪，又似乎要迸裂開來的感覺。

夜完全到來了，湖上已不見霧裏的羣山，混茫的青煙，只籠罩着無邊的昏黑。鄰近的游劇場裏的鑼鼓突然響起來了。樓下的房間裏有啞啞不嫻習的胡琴聲。

一陣腳聲從樓梯那邊漸漸近來，到公園去的一些人回來了。

懷着藻如一樣的心情的青年有好幾個，他們對於憶雲，都彷彿她是懸空挂着的一個皮球，幾乎要把牠拿住了，但立刻又盪了開去。他們都自信十分地了解她，了解她的性情，癖

氣，以及從前的經歷。但是又非常懷疑，好像實際並沒有了解她什麼。在這樣的情形之中，一方面蝴蝶戀花似地圍繞着她，同時又偵探辦案似地窺伺着她，共通的報酬是說不出來的煩悶。

自成也是中間的一個。一晚，他同她出去喫飯，因為只有兩個人，談笑都是專對的，趣味殊別，不覺頻頻斟那醞釀的酒。到喫罷飯的時候，憶雲的臉泛着鮮紅，眼睛水汪汪的，張開兩臂作態說，「醉了，喝醉了。」便憨然地笑。

自成僱了一輛馬車，把她扶了上去，自己就坐在旁邊。馬蹄得得地作響了。

從憶雲頸際發出的汗氣，以及頭髮的氣味，酒和脣脂混合的氣味，一齊刺入自成的鼻管；可愛的手臂橫在他的兩膝上；軟而富有彈性的臀部貼着他的大腿；車身的顛動使她的身軀對於他作誘惑性極強的佞倚；他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嚏。

「到我家裏坐一會，再送你回去罷。」他腦際有點昏昏，口裏非常渴燥，但是一種堅強的意力與銳敏的感覺主宰着他，倒拒卻了不少的醉意。

「好的。」她由興奮而入於困倦了，頭顱倒過來，幾乎枕着自成的肩。

這樣，她就先到自成家裏。直到被送回家時，始終在如夢似雲的境界中。而且帶回的是婦人的身體了。

過了一個月光景，她懷着複雜的非常難堪的情懷去找自成。她本來自覺是翱翔天空的自由的鳥兒，現在可掉下來了；直掉入深深的泥潭，羽毛是溼透了，飛翔是無望了，生命也細弱得像一根絲了。她本來什麼人都不在眼裏，現在可不行了，只覺自己都不在什麼人的眼裏，看見無論那一對閃閃的眼光就害怕。她憤恨，但是憤恨就得了麼！她自慰，但是自慰就有用麼！她想用什麼法子把自己毀滅了，但是那裏有不可怕的自殺方法呢！再自轉問，生命就此完了麼？却又覺得還有點見可戀，雖然說不出可戀的是什麼。她這樣那樣想，總是不對，躊躇了好幾十回，僅能發見一條比較光明的路，就是去找那可恨而又頗有點可愛的自成。

「多謝你！」她坐定下來說了這一句，氣憤不過，哭了。

自成自從那晚之後，也見過她好幾回。對於她異樣地珍惜，時時從旁邊摹擬她藏在衣服裏面的肉體。現在看她神色有異，又是這樣的聲氣，愕然說，「什麼？」

這時候她又懊悔到這裏來了，簡直不願意同她說什麼。但是，「現實」這鞭子立刻在她心靈上抽了一下，使她不得不嚥着眼淚，違着心願，把自己最近的消息告訴他。

他聽說，心頭似乎一怔，但隨即眉花眼笑地說，「怕不至於吧。」

傷心於這態度這話語的她很想重重擰他一下，可是躍躍欲出的一句話吐出來了，「我們總得結婚。」

「結婚？」他想這才來了，猶如賽跑首選那樣的勝利的驕傲湧上心頭，他不禁要把這勝利的獎品調弄着玩了。「結婚是多麻煩的事，誰高興呢！」

「就這樣下去麼！」她的胸部彷彿壓着厚重的鐵板。

「這樣下去也沒有什麼不好呀。」

「可是……」

「可是什麼？」

酸甜苦辣種種滋味攪和在一起，索性放情地傾吐，「你懇求你，你須得同我結婚！我恨你，但是又非常愛你，你知道麼？」說到這裏，完全是哭聲了。「你如其不同我結婚，教我

怎樣呢！」

自成覺得這滋味已夠痛快，本能地摟住憶雲在懷裏說，「心愛的，我原也寶貝着你，我們結婚了！」

憶雲這才達到了母親似地，在他懷中依貼個暢快。

幾天之後，他們的朋友接到他們的結婚請帖，他由族叔作主，她則由她的母親。

藻如途遇憶雲的明天的下午，雨是下不了，還吹着潮溼的風，憶雲來了。她對於一几一椅一帷一幔都呆呆地想着，覺得件件是她相知的舊友，件件可以容納她的哀訴。她坐下來，眼光頗悽然。

「我以爲你昨天要來的。」藻如說。

「昨天下午給孩子牽纏着，就不能出來了。」

「孩子很好玩了吧？」

「……」她不想說到這方面去，僅在意想中哼了一聲，沒有響出來。

「我還沒有看見你們的孩子。像你呢？還是像自成？」

「我也沒有留心他到底像誰。」她厭煩了。「總之，是前生的冤孽，是今生的腳鐐手鐐！」

「撫養孩子本來很辛苦的。但是，你也不該太拋棄了自己，想來還有時出來玩玩，看看朋友吧！」

「遠得很了！」兩滴眼淚偷跑出她的眼眶。「這還是兩年前的事情呢？你要知道，現在的我是從前的我了！你看，我現在這樣子，就是磨身爲粉，那裏能夠尋得出我從前的蹤影！」她張着亮光光的淚眼，向他慘笑。

「你的確不像從前了，爲什麼變化得這樣地厲害？」

「爲什麼這樣地厲害，自然有緣故！」她說着，急速地解開上衣的鈕扣，接着又解那裏衣的。

「阿！」藻如心知將有可駭的事呈現，不禁出驚地喊。

她的衣鈕全解開了，身體極快地旋轉去，就把衣服褪到肩下，慘然喊，「你看！你看！」

「什麼！」在他面前的半是個裸露的背心，腫起或已平的紅紫的青黃的傷痕幾乎滿了，兩塊胛骨突得很出；肩以下的臂膊差不多沒有肌肉的，寬弛的皮膚起着粒粒的膚粟。

「他打得我這樣子！」

「是自成麼？」憤恨與憐惜漸漸塞滿他的心頭。

「不是他還有誰！」

「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不稱他的意就打。」

「這樣厲害！」

「他用傢伙！」

「畜生！」他強固地罵了。已經淡忘的對於憶雲的愛又猛烈地熾盛起來，不過性質有點不同，現在是哥哥懸繫着可憐的妹妹的愛了。他想到現在才認識自成的真面目，就恨不能立刻去找她，打他十個巴掌。

憶雲立刻把受傷的背心掩蓋起來，扣着鈕扣，回身說，「我受他的咒罵，受他的痛打，

只好嚥入肚裏。我沒有人可以告訴啊！我現在沒有朋友了！只有個孩子，他懂得什麼！又有個母親，但是，怎麼能告訴她呢！」她從沒有對人說過這句話，這是第一遭說，真覺摧心地哀酸；他掩着面哭了。

「然而我又時時覺得，總得告訴別人，就是只告訴一個人也好。」她嗚咽着繼續說。「世界上有一個人知道我天天嘗着這種滋味，我就算有了芝蔴那麼大的一點安慰了。可巧昨天天遇到你，你，雖然分別了兩年，大概不把我當個生分的人吧？所以我決定來告訴你。嘴說也嚙嚙，而且那裏說得盡，所以給你看我的背心。我的背心代替我把要告訴的完全告訴你了！」

女性的悽咽的淚語深刺他的心，蓬鬆而無光澤的一頭頭髮在他的面前抖動，臉孔向着下，而且用手巾掩着，是看不見了，但他也不想再見，就是不看，已覺受着強烈的壓迫，幾乎透不轉氣來。悵惘到萬分，只有緊皺眉頭咬着嘴唇。

「太豈有此理！」他憤怒的烈燄噴出來了。「這樣地蠻橫，怎麼能同他在一起！我說你應該同他分離！」

分離這字眼兒猶如一根小木棍，她經牠一擊，頭腦裏盜……地作響了。在平時，她從不會清楚地想到這一層。但會渺茫地希望，——總該有一天，他嘴裏不再罵，他的手停了打吧；那時候，什麼困苦都甘心了。——現在這結實的字眼兒，不是立刻可以實現那希望麼？然而太生疏了，太遙遠了，使她不能回答，只啜啜地泣着。

「你不恨他麼？」他不是定要問她，這不過再說一句憤恨的話。

「怎麼不恨。」她回答，低細得幾乎辨不清聲音。

「那末該有點兒勇氣。夫妻本不是一結合就不能分的，氣味不相投，就得離開。何況他時常地辱罵你，狠毒地打你！」

「我會有這勇氣麼？」這與其說是問他，不如說是問她自己。

「有，有，怎麼沒有！你從前那樣通脫不拘，大家都稱讚。你曾經怕過了什麼？怯過了什麼？現在不依然是個你麼？你如其想到你該奔赴光明的前程，你該有個豐富的生命，你的勇氣自然烈火般衝起來了。」

「是這樣麼？」暗昧了久久的她的心靈中透露一絲的光明，照見當年生活的殘影：笑在

眉頭，歌在喉頭，感會好景，差不多是家常便飯。她不禁對自己懷疑了，——怎麼一埋這在黑坑似的家庭裏，就不想伸出頭來？當時自己也驕傲的通脫不拘，難道真銷散淨盡了麼？應該不，我得找回當年的快樂！我得享受生命的厚意！我應該對得起自己！——她擡頭望着藻如，含淚的眼睛裏放出希望的光。

「還有我能夠幫着你！」他慷慨地說，堅定的眼光正對着她的。「良心教我這樣做，必須做了才安適。我替你去找律師，我有個朋友當律師的，聽他怎麼說。——我不相信這還不該分離，像這樣的遍體傷痕！」

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而且前途有着希望，感動得抖抖地，幾欲如從前一樣緊緊握藻如的手，但是習慣上的生分教她縮住了。

「以後怎樣呢？」憶雲在歸途中這樣自問。這一層藻如並沒有告訴她，她自己却解答不來，希望的影子便模糊起來了。

她重又覺得自己是負責着罪愆的人，這樣地卑細，這樣地不足道，本該站在快樂的國土

之外；那狠毒的打罵，只是罪愆的責罰，你要躲避會有別的方法來抵補的。那末，到底要躲避還是不呢？

路上遇見些截髮的女郎，紅潤的兩頰，歡悅的眼光，差不多一舉足一轉側都透露生命的消息，她便含羞帶妒地收回眼光來，——算是你們的時代！

到了家連忙從傭婦手中把孩子接過來，側轉了臉親着他，一回又一回，「心肝，媽回來了！心肝媽回來了！……哭了沒有？」

「哭了好一會呢。」傭婦說。「哭得喫力了，才止住的。」

一縷微酸直透到眉心，眼眶裏又溼潤了。「心肝苦了！」

那孩子張着潔淨到十二分的眼睛端相着她，嘴裏咿呀發聲，笑意在他的脣邊。

她於是還顧室內，桌子，椅子，皮箱，衣櫥，挂着的書畫，疊着的雜物，一一用惜別的眼光注視着；覺得與這些東西太熟習了，自己混和在牠們中間很適宜的，離開了就有點兒空虛，空虛多麼地可怕！

她又看到立在案頭的母親的相片，溫慈的笑容，似乎正欣喜她的女兒有這個幸福的家

庭。她尤其爽然了；母親的安慰也就是自己的安慰，怎忍打破了母親的安慰，同時加倍傷自己的心呢！如其真這樣做了，——阿！不堪設想，還是讓母親的意念中有個如意的女婿罷。

這就聯想到自成；頭低下來，額髮垂在孩子的肩上。她自信確然恨着他，但不盡是恨，恨以外更有別的什麼。兩年前那晚酒醉以及那天找他的情況湧現於腦際了。阿，幸福與痛苦的分水嶺！高貴與凡庸的劃界線！是難忘而又以毀滅了爲快的記憶。可是裏面未嘗不含着甘味，一盞人生的美釀，究竟由他親手斟的。最傷心的是他漸漸改了性習，來了這沒有話講的壞脾氣，不然……

她沈入冥想了。在心頭看見自己的容顏，這樣乾枯，這樣暗淡，就不配再踏上了人生的大路。她尤其鄙薄自己的靈魂，是凡庸的了，是殘餘的了，丟在路上，一定誰也不來睬。

「唉！」無力地擡頭，悽然看看孩子，忽想，這小面孔真同他一個模型。同時想，他應該回來了……沒有太陽，暮色一來就蒼然。她親了親孩子，仍交給傭婦，便旋亮電燈，匆促地寫成下面的短信。

藻如惠鑒。歸後再四攷慮，尚覺有種種窒礙之處，請暫緩進行。詳情非紙筆所勝，得傾面陳。盛意甚感，永不敢忘。幸恕草草。

雲上

三月十三日作畢。（選自城中）

一個小浪花

吳先生忽地站起來，把收音機的開關旋轉，室內就顯得異樣靜寂，只從後進的屋子送來輕微的骨牌聲。

「阿二，」吳先生把電燈開關也關上，不耐煩地跑出書室，「快來點車燈，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

吳夫人在後進聽見了，嬌聲嬌氣地問：「誰又請你吃酒了？吃了酒早點回來。這幾天天氣不好，露水重，回來晚了恐防傷風。」

「誰吃什麼酒！」吳先生咕嚕了一聲，急忙趕到門前。阿二正在那里點車燈，吳先生就

跨過阿二的肩膀坐上包車。

「先生，到那裏？」阿二把自來火盒塞進衣袋，隨即把車柄提起。

「不到那裏，你拉着跑就是了。」

膠皮輪在碎石路一高一低地轉動。晚風吹亂吳先生的頭髮，使他不自主地抬起手來梳理，這才省悟忘記戴了呢帽子。

「這裡停一停，」吳先生伸出右手，手裏拿着一張鈔票。「兌五塊錢銅板。」

阿二放下車柄，接了鈔票，向煙紙店兌銅板。洋價三千四，五塊錢兌換整整的十七包。兩手捧着，放上包車的脚步，阿二重又拔腳奔跑。

「再兌五塊錢銅板，」吳先生手裏又是一張鈔票。他瞅見那塊搪瓷牌，不禁咕嚕說：「這一家只有三千三百九，要吃虧五個銅板呢。」可是他並不把執着鈔票的手縮回來。

阿二有點摸不清頭腦，向主人家看了一眼，又去捧來一堆銅板壓在腳踏。

就像這樣子，遇見煙紙店就兌錢，兌了錢再跑過幾條大街，吳先生的下半截身軀差不多給銅板圍困住了：腳踏上是銅板，齊到膝蓋，坐墊下是銅板，把坐墊頂了起來，屁股兩旁是

銅板，嵌得坐骨部分很不舒服，大腿上面也是銅板，只覺得行一步加重一步。

「好了，」吳先生喘吁吁地說：「回去吧。」

阿二口也不開，嚥了口氣就跑回頭路。他的臉上掛着曲折的小河流。

到家裏的時候，吳夫人的馬將局已經散場，客人去了，吳夫人陪着老太太在那裏剝蓮心。

阿二跟着吳先生把第一棒的銅板送進來，放在板壁脚下，吳夫人就問了：「你沒有去吃酒嗎？兌了這些銅板做什麼？」

「何止這些？我出去一趟，兌了一百另五塊錢的銅板呢。實在車子裏放不下了，不然還得多兌。」

「你發什麼癡？」吳夫人有點驚訝。

阿二用衣袖揩着臉上的汗，暫時立定不動，一雙眼睛看定主人家，肚皮裏也含着一句：

「你發什麼癡？」

「發癡？」吳先生兩手執着拳頭捶着兩條大腿。「你看，明天洋價準保大跌，或是三

千，或是二千；都說不定。今天我兌一百另五塊錢，至少可以便宜一二十塊錢。」說到這裏，他吩咐阿二說：「外面的銅板再去拿進來呀。」

待阿二走了，吳先生湊近吳夫人和老太太的座頭，輕輕地說：「我們好久好久擔心着的那件事情，明天要來了！」

「真的嗎？」吳夫人和老太太立刻會意，差不多齊聲喊出來。

「怎麼不真？我聽見無線電的報告，說那件事情來了，就在明天！」

「你這個……」吳夫人霍地站起來，頓了一頓，轉換話頭說：「你怎麼不早點對我說？倒去兌銅板！你以為一二十塊錢便宜得要命了，不想吃虧的地方何止十個一二十塊錢，二十個三十個一二十塊錢！」

「便宜一二十塊錢總是的，」老太太下不來判斷，只是依照老習慣迴護她的兒子。

「現在什麼時候了？」吳夫人看手錶，「七點三十八分。夜市還沒有收。我要出去買東西。」

「你去買什麼？」老太太問。

「我去兌幾副鐲子。雖然鄉氣騰騰不要戴，擺在那裏究竟是硬貨。」

「不錯，究竟是硬貨。」老太太表示極端信服。

吳先生搔搔頭皮，頹喪地說：「銀行要明天上午九點才開門呢。」

「你不用管。阿二，你的銅板不要搬進來了，就放在門房裏。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阿二放下第二捧的銅板，轉身向外跑。

吳夫人匆匆洗了手，衣服也不換，拿起小皮包趕到門前。坐墊底下的銅板還沒有拿出來，這使她生氣了，「討厭！快點！快點！」

阿二急急忙忙來回兩趟，才把坐墊底下的銅板出清，他自己就像預備去攫取鳥獸和獵狗一樣伏在兩條車柄中間。

吳夫人坐上包車，簡捷地說：「到紫陽街天寶。」

天寶裏的幾個夥計正在那裏打呵欠。電燈光照着玻璃櫥裏的那些銀傢伙，店堂裏好像月光下的空場那樣淒清。待吳夫人走進來，幾個夥計才領一領神，伸一伸腰同臂膀。既而聽說要兌鐲子，接生意的矮胖子臉上更露出了笑意，把吳夫人讓到店堂背後的客室裏去了。另外

幾個夥計也有點興奮，大家用欣羨的眼光送那矮胖子的背影。

「大概要摩登式樣吧？」

「請你拿出來讓我挑，」吳夫人在一把紅木交椅上坐下。「要實心的。」

矮胖子捧出一隻紅木盤，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是西洋圖案，頂摩登的。」接着又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一副只有這麼一點小花樣，戴起來也滿寫意。」他一連解了六七個紙包，紅木盤裏就排滿了黃澄澄的傢伙。

可是吳夫人並不留心什麼花樣，只挑了較大的三副，說：「請你秤一秤吧。」

「三副共計九兩六錢七，」矮胖子秤了之後回來報告。」

今天是一百十五塊，」吳夫人抬頭看金邊鏡框子裏烏金紙上寫着的白粉字。

「不錯，一百十五塊。」矮胖子迷齊着眼睛說：今天已經便宜了，前幾天漲到一百十八塊呢。」

「算一算該多少錢。」

矮胖子取來了算盤，短短的幾個粗手指一陣的歷搭刺，他顛頭簸腦說：「一千一百十二

塊零五分。加上打工，三塊錢一副，三三得九。兩共一千一百二十一塊零五分。」他又撥動算盤上的兩顆子，說：「一塊零五分不要算了，整數是一千一百二十塊錢。」他說着，眼光就溜到吳夫人那個藍色小皮包上。

吳夫人解開小皮包，取出一疊鈔票，像丟一團字紙那樣丟在桌子上，說：「先付一百塊定洋，明天帶錢來取東西。」

矮胖子伸兩個指頭在嘴裏蘸了點唾液，連聲說「好的，好的，」就用熟練的手法把一疊鈔票數起來。「一百塊，不錯。請教貴姓？」

「吳口天。——明天來取，依照今天的……」說到這里，就縮住了。

「當然，當然，依照今天的行情。既然收了您的定洋，即使明天漲到一百二十塊，也不能多算您一毛錢。」

「照規矩是這樣的，」吳夫人不脫老口的身分。一會兒接了收據，走出天寶，跨上包車。忽然想到了什麼，她自言自語說：「一車子的銅板，真是死東西！」

「回家去嗎？」阿二提起車柄回轉頭問。

「到葉盛興，我要買醬雞。」

x

x

x

x

第二天早上，當地的報紙送來了，吳先生搶在手裏看第一版。吳夫人把頭顱擠到吳先生的耳朵邊。老太太張大眼睛等他們讀出什麼來。

「六項緊急法令，從今天起，把中央中交三家銀行的鈔票定爲法幣。一切收付都用法幣，不得行使現金。誰有銀洋，就得去兌換法幣。」

「怎麼說？」老太太纏不明白。

「就是不用現洋，有現洋快去換鈔票，」吳先生高聲回答。

「誰肯這樣做呢？」老太太實在想不透。

「報紙上說的，如果故意收藏現洋，就得按照法律治罪。」

「那末我箱子裏的三百塊現洋也得拿出去換鈔票了！」老太太憤憤地說。

「當然囉，」吳夫人悠然說，她正想到什麼快意的事情。

「不去換也用不出去呀，」吳先生接上一句。

「我甯可用不出去，」老太太固執地說，「雪白的現洋，究竟是真價實貨，放在那里總有用處的。箱子裏不穩當，我會在地板底下掘一個坑，把現洋藏在裏頭。誰又有神仙的眼睛，知道我地板底下藏着現洋？」

「地板底下恐怕也不穩當，」吳先生想了一想說，「媽媽，你不是說過的麼？從前長毛時候，人家把銀子裝進罈子，埋在泥土裏。後來長毛平了，他們在原地方掘開來，只見滿罈子的髒水。」

「噉，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吳夫人用鄙夷不屑的眼光瞥着吳先生，同時她的頭顱離開了吳先生的耳朵邊。

「事情是有的。不過那人家正在倒運，銀子才會變髒水。像我們阿彌陀佛……」老太太說到這里就嚥住了，因為阿二正在興沖沖跑進來。

「先生昨天兌銅板正兌得着，」阿二總是那麼大聲大氣。「今天煙紙店都不掛牌子，人家去兌銅板，他們回說沒有銅板。」

「如何？」吳先生不免得意，看着吳夫人微笑。

吳夫人把頭偏轉一點，給他個不睬。

「東西都漲價了！娘的，光麵一漲漲了兩個銅板！」

「如何？」吳夫人這才向吳先生嚟一嚟嘴，「你以為兌了一百零五塊錢便宜得要命了！」

「大家在那里說，洋錢不用了，只准用鈔票，用洋錢就犯法！對門李家的張媽媽積有三十隻羊，聽見了這個信息，拍着胸脯大哭。大家勸她勸不醒，直哭到此刻還不會停哩。」

「作孽，」老太太對於那個張媽大表同情。

「我說笑話，」阿二一副嘻嘻哈哈的神氣，「我身邊也沒有洋錢，也沒有鈔票，用什麼呢，不用什麼哩，都打攪不來我的夜夢。我只要氣力換得來飯吃，不用洋錢，好，不用鈔票，也好，省得吃壞洋錢和假鈔票。先生，我的話中聽嗎？」

「唔，」吳先生隨隨便便應了一聲。接着問：「書房裏收拾了沒有？」不等阿二回答，他的眼光又射到報紙上面去了。

（選自大眾生活）

逃 難

李先生從皮包裏掏出鑰匙，插進後門上的「司配令」，手勢很熟練。後門開了，李先生偏身走進，就把後門關上，差不多沒有一點聲息。

樓下人家睡了，只樓梯上頭漏下一道燈光來。李先生右手扶着樓梯的欄杆，輕鬆地一步一步點上去。二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他作加減法的心算。他有一種習慣，跟修行人有點相像：修行人空閒下來就默念阿彌陀佛，他空閒下來就作加減法的心算。

李太太正在那里上零用帳。帳簿是李先生在大學裏用賸的學生點名冊，已經有了出席缺席的符號，再寫上淡鉛筆的字，由老花眼睛看去，不免糊塗。雖然糊塗，李太太可不怕麻煩，總要耐着性兒一遍一遍計算，求得一個準確的總數。但是李先生回來了，她不得不暫時把手裏的鉛筆頭放下。

李太太看見出現在門口的李先生滿臉的喜氣，笑意藏在眼下的幾條皺紋裏，尖尖的滿生

着短鬚的下頷也透出一團高興。三十年將近的夫妻還有甚麼看不透，她知道他一定遇到天大的幸運了。這樣的臉色是難得有的，只在得到大學裏的位置的時候，曾經像黃梅天的太陽一樣現過幾回。最近幾個月來，只見他皺眉頭罷了。

李先生把皮包珍重地放進五斗櫃的抽斗裏，鎖上了，袋好鑰匙，然後在李太太的對面坐下。他說：「今天又是教務會議，無非一些老套頭，竟消磨了兩三點鐘。」他的眼光在學生點名冊上停了一下，又說：「我忘了，你把那瓶紅玫瑰燒拿來，我是買了鱸魚在這裡。」他站起來開抽斗的鎖，從皮包裏取出了一個草紙包，重又把抽斗珍重地鎖好，才回到他的椅子上。

李太太在衣櫥腳邊拿起那瓶玫瑰燒，瓶肩上一層的灰塵。她用抹布揩了一周，拔去瓶塞，替李先生斟酒。殷紅的液體在玻璃杯裏漲起來，不到一寸光景，李先生連忙喊住說：「有了，有了，這點儘夠了。」她就住了手。

李先生解開草紙包，數一數，是六塊，自言自語說：「還不算少。」他檢起一塊「肚當」遞給重又坐到對面來的李太太，說：「你也喫一塊。」

第一口酒沾着嘴唇，經過口腔咽下去，全身感到一種異樣的鬆快，好在像理髮舖裏受那電氣傢伙的按摩。同時他的嘴裏發出「啞」的一聲。

李太太眯齊着眼睛，用兩個指頭拔那塊「肚當」的胸骨。

室內安靜得像太平盛世一樣。

弄口傳來賣夜報的沙啞的聲音：「……銀行關哉……看夜報……老太婆……銀行……夜報……」

「甚麼？聽！」李先生心裏突然感到一陣空虛，睜大眼睛直望着李太太，他的右手不自主地把玻璃杯握得加緊，彷彿這玻璃杯是眼前僅有的把握得住的東西。

李太太莫名其妙，也睜大眼睛直望着李先生，說：「那是賣夜報的，每天晚上都來的。」

「我知道賣夜報的，聽他說甚麼！」

賣夜報的走近來了。「喂，阿要看夜報？貨殖銀行關哉！喂，阿要看夜報？鐵門關得緊屯屯，門前男男女女擁仔七八百，「三道頭」打也打弗開！喂，阿要看夜報？一個老太婆存仔一百塊洋鈔，要拿老性命搭鐵門去拚！喂，阿要看夜報？貨殖銀行關哉！……」

李先生這才透一口氣，心裏重又充實起來。一個躊躇不決的難題決定下來了，他呷了一口酒說：「明天一進去辦！」

「明天去辦甚麼？」

李先生側耳聽一聽，樓下人家並沒有聲息，才輕輕地說：「去拿回食貨銀行的存款。這一筆也是定期，八月十六才到期。可是等不及了，我情願不要他們的利息，我只要拿回本錢。」

「爲甚麼不要他們的利息呢？」李太太問，隨即撕一點鱸魚送到嘴裏。

「你不知道，最近幾個月來，我非常煩惱。只因對你說也沒有用，所以一直悶在肚裏。到今天，總算好了，我的最大的一筆存款拿回來了！」李先生說到這裏，回轉頭去，用撫愛的眼光看那五斗櫃的抽斗。

「是這樣嗎？」李太太還是不甚了了。

「你不看報，又不到外頭去，你不知道外頭的市面。外頭市面很不好呢，金融窘迫，銀行錢莊家家都危險。陰歷年底，銀行錢莊關門的有好幾家，記得告訴過你了。接着是「三

底」，又有好幾家關了門。不久端節就到了，不知道又該輪到那幾家倒楣。剛才不是聽見的嗎？貨殖銀行今天關門了！銀行錢莊一關門，存錢的人就好比跌落在井裏頭，傷重傷輕，有命沒有命，都得看你的運道。你想，我積起一點錢來不是容易的事，如果銀行倒了，豈不白費了一輩子的錢？而且我的錢又都存的定期。你想，教我怎麼不要煩惱得好像腦筋上一直束着一條索子？」

「我看你常常皺眉頭，原來爲了這個。」

李先生又呷了一口酒，嚼着鱸魚，臉上做出一副懊喪神色，繼續說：「我走到大學裏，一班同事聚在一塊，談論的無非是甚麼銀行靠不住了，到端節有二三十家銀行錢莊要倒閉了，現在是金錢都要逃難的時代了，這一套話。我不去接他們的嘴，好像這些事情同我全不相干一般，但是我的心裏正在想我的錢能不能逃脫了這災難。我走到街道上，看見這一家是特別大減價，那一家是關店大拍賣，鬧市的轉角處，店舖大多騰了空屋，有幾條街上，竟接連有十幾個店面貼着召租。我不敢看這種景象，把眼睛直望着前面，但是我的心裏好像有誰在告訴我，錢要逃難是很少希望了。」

「哦，」李太太聽得出了神，只連連點頭。

「我熬到今天總算好了！」李先生這才把剛才藏在眼下的幾條皺紋說的笑意施展到顴頰部分。「那家銀行幸而沒有關，我的最大的一筆存款連本帶利都拿回來了！」他尖着嘴指那五斗櫃的抽斗，他聲音轉得更輕一點說：「三千五百塊，就在我的皮包裏。」同時三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他又電掣一般溫習了一回加減法的心算。

「這的確是可喜的事情，」李太太也回報他一個笑臉。

「明天去拿回了食貨的那一筆，就更放心了。在這個時期，誰捱得過去誰捱不過去全沒有準兒，況且前幾天食貨已經有謠言，今天不關，說不定明天後天就關。我明天一早去提，只要拿回本錢，不要他們的利息。算利息也有百來塊錢呢，就爲這一層，我一直躊躇。現在是決定犧牲了，我知道貪小就要失大。我只希望他們要關在明天下午關。」

「你拿回了這許多錢放到那里去呢？」李太太看看那五斗櫃，想這里決不是安全之所，時常有得聽見，幾個強盜擁進人家，伸出手鎗教主人自己開抽斗開箱子，拿了東西就走，還

說若要報捕房就得吃手鎗。

李先生喝了紅玫瑰，帶紫的臉皮顯出光彩，他用兩個指頭摘那下額的短鬚，得意地說：「自然還是存到銀行裏去。已經想停當了，明天去看樂山，一股腦兒託他存在他的銀行裏。」

「託樂山？」李太太不禁有點疑怪，她覺得這個辦法跟李先平日脾氣很不相應。

李先生立刻明白了李太太話裏的意思，笑一笑說：「我會對他說：『這筆錢是一個知己朋友託我的。老表姪在這里當會計主任，請看我的面子給照顧一下。萬一銀行有甚麼風險，就託老表姪儘先提一提。』這樣對他說，不是一點痕跡都沒有嗎？這回當然存活期了，存摺就託他藏在保險箱裏。」

李太太很佩服李先生的周妥，熱誠地說：「這樣是再好沒有了。」

「然而也不過眼前之計罷了。」暫時忘記了的憂慮重又兜上李先生的心頭，他的聲調就不免帶一點淒楚。「你不知道，通貨膨脹。總有一天要來的——這就是說，市面上只許用鈔票，鈔票不兌現洋錢——聽他們說，來的時期不遠了，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你想，到那時

候，樣樣東西都飛漲起來，一雙鞋子要五十塊錢，一件衣服要兩百三百塊錢，我的錢存在樂山的銀行裏，就算一毛一分都不被倒掉，又買得成幾雙鞋子幾件衣服？」

「要這樣嗎？」李太太悵然望着攤在草紙上的四塊鱸魚，心裏糊里糊塗在想，到那時候，一包鱸魚該要十塊錢吧。她記起李先生講給她聽的故事來了。「不是從前外國大打仗以後，德國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嗎？哥哥成人，把父親的遺產存在銀行裏，結果鈔票不值錢，弄得完全沒有辦法。弟弟不成人，把父親的遺產都變了酒喝到肚裏，賸下半屋子的空酒瓶，結果酒瓶有用，還可以換好些時的飯吃。依我想，時世既然這樣子，你的錢也不用存到銀行裏去了，還買點真憑實據的東西來得好。到那時候，我們就像那個弟弟，還有半屋子的空酒瓶。」

「買點真憑實據的東西！」李先生把玻璃杯一推，表示他對於李太太的計議的蔑視。「你說說是很容易的。你要知道，究竟是說少不算少的一筆錢呢！」同時他又來一回加減法的心算：三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去買甚麼東西好？買米嗎，要蛀的。買紗嗎，要爛的。而且那里來棧房？」

李太太又只有點頭的份兒，她相信米跟紗雖是真憑實據的東西，可是都不能買。

「回到家鄉去買十間八間房子嗎……」

「這個想頭對了！」李太太本來就討厭在上海住家，十五塊錢租一間前樓，甚麼事情都限定在這裡幹，對面是人家的晒台，不拉攏窗紗，就同住在路旁一樣，晾衣裳上晒台，要走那伶伶仃仃的扶梯，取水要去湊樓下的自來水龍頭，又是十幾級扶梯……住家在上海的不安舒不便當，她說起來至少有一個鐘頭好說。如果有十間八間房子，在家鄉地方，又是自己的，安安舒舒住在裏頭，想想，那才真個叫做享福了。

「你說這個想頭對嗎？嚇，房子還沒有買成功，家鄉的小報早就給你登出來了，那些傳消息的人早就給你在茶館裏傳揚了，說某人在上海發了財，現在回鄉買房產來了。於是姓張的跑來看你，沒有辦法，幫上點忙，姓王的趕來尋你，過不下去，借幾塊錢。那還算安逸的日子嗎？而且房產也不是頂牢靠的東西。土匪鬧事，打家劫舍，是常常有的。又逢去年這樣的年成，種田人沒有米吃，只好吃草根樹皮。倘若鬧起事來，十間八間房子那里禁得起一燒。還不是一場空？」

李先生把可能的生路都指出來，但是立刻自己批駁，說明這並不是生路。這就陷落在四面碰壁的境界裏頭，除了一聲絕望的嘆息再不能作甚麼努力。藏在眼下幾條皺紋裏的笑意完全消失了，眉頭覺得緊緊，皺紋構成怪蟲似的圖案。但是忽然又像變得非常達觀，他苦笑地說：「這點點錢算得了甚麼！丟了就丟了！人家幾十萬幾百萬，還不是一樣地靠不住！」

室內靜默。窗外傳來小孩的啼哭聲。

李太太意興闌珊地把眼光回到學生點名冊上，覺得自己寫的淡鉛筆字一片糝糊，就想起最近萌生的一種微薄的欲望。她露出希冀的臉色對李先生說：「今天我到隔壁王家去聽無線電話，有一家眼鏡公司在那里報告，說無論平光的近視的老花的眼鏡只要一塊多錢，而且是德國貨。我想去買一副來戴，近來上帳越來越看不清了。」

「那只要改在白天好了。你又不看旁的書報，針線也難得做，何必買眼鏡。」李先生一手支着多鬚的下頷，爽脆地給她一個駁覆。照他的神態，好像說，眼睛老花算得了甚麼，看不清就看不清好了。

「你說不用買就不買。」三十年將近的順從，使李太太聽了這駁覆絕不發生一點反感。

她明白李先生的脾氣：買一件東西總得經過多方的考慮，爲的是只怕浪費了錢。她明白李先生的興味就在積錢的數字上：前幾年他還沒有整數的存款，抽斗裏藏着幾個大紅的墨綠的小摺子，每一回帶了一個出去又帶了回來，看看那末一格裏記着的阿刺伯數字，至少有兩三個鐘頭的高興。她也曾近乎撒嬌地問過他，膝下既沒有兒子，所生一個女兒已經出嫁，手頭有錢落得享用，何必儘積在這些大紅的墨綠的小摺子上。他的回答很妙，他說：「何必積在小摺子上，你的話說得好輕易！我自然有我的道理，你不會懂得的。」她就相信他有他的道理，這個道理非常深奧，她也不再希望去懂得牠。現在他不贊成她買眼鏡，她想，跟那非常深奧的道理至少有點兒關係。

第二天早上，李先生醒得很早。睜開眼來，立刻瞥到五斗櫃的那隻抽斗。抽斗好好地關上在那里，同昨天晚上他臨睡的時候一樣。他匆忙地起身，拉開轉成了灰色的白洋紗窗帘，窗外正下着濛濛的細雨。

李太太隨即起身，料理李先生盥洗穿衣的事。兩個人把昨晚贖下的鱸魚作爲小菜，相對吃了早粥。李先生就匆匆地挾着皮包撐着雨傘出門。

他搭了三等電車到大學門口，號房正在刷牙齒，白膩的漿汁塗滿了嘴的周圍。

「你給我到教務課去說一聲，我今天有事，上午的課不能上了。」

號房沒有抽出牙刷來，只對李先生點了點頭。

李先生重又跳上電車，過了幾站換乘另一路的車。直到將近食貨銀行的一站，他懷着「不要剛剛碰到厄運」的恐懼心情跨下車來。

五層的建築兀立在他面前，粗大的石柱淌着汗，鐵門沈默地關着。他的心突然一沈。但是他立即覺察，鐵門上並沒有甚麼佈告，那只是還不到開門的時刻罷了。幾個報販急忙地跑過，嘴裏喊着各種報紙的名稱。他瞥見專把引人的消息用特刻紅色大字印出的那份報紙，是「貨殖銀行倒閉」六個紅字，並沒見「食貨」的字樣，這更使他放了心。「到底不至於剛剛碰到了厄運，」這樣自慰着，他站定在食貨銀行的石階上。雨絲來得粗而密了，細水滴通過了布傘的孔隙飛到他的臉上。

三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跟修行人空閒下來就念阿彌陀佛一樣，他用這加減法的心算來消解等待的無聊。忽然有一條水淋到他的面頰上來，

他的心算才被打斷。回頭看時，原來是一個矮矮的翦髮女子，她的黑綢小傘的一根傘骨正指着他的面頰。他懶得同她說話，只移動身子讓過一點。這當兒，他發覺石階上不再像剛才那樣清靜了，上上下下差不多站滿了撐傘的穿雨衣的男女，估計起來該有五六十個。

鐵門由佩帶手鎗的巡捕開開了。石階上的一夥男女一擁而進，傘尖流下來的雨水在柚木地板上畫着符籙似的條紋。李先生脚裏有數，加緊幾步，就佔到了櫃檯上矮銅欄杆的一個洞口，扇子形的欄額上，刻着個陰文的4字。他的手勢很敏捷，一下子就把手包裏的一張存單檢了出來，送進那洞口去。他做得很泰然，說：「對不起，要提一筆款子。」

洞口裏一個梳得油光光的頭從新聞報上抬起來，一手接了李先生的存單，眼光懶懶地移上去。「甚麼，要提這一筆款子？」

「是的，要提這一筆款子。」

「是定期存款呢！」

「是的，我知道是定期存款。」

「要到八月十六才到期！」

「因為有急用，今天想提一提，我情願不計利息。」

「就是貼我們利息也不能提！」油光光的頭有點動氣了，把存單塞出洞口來。「你看，背面的章程第六條！」

旁邊一個大胖子把李先生一擠，就用兩隻厚厚的手抓住矮銅欄杆，獨個兒佔據了4字的洞口。他在同那油光光的頭交涉以前，向李先生努一努嘴，彷彿說：「第六條章程都沒有看清楚，倒要在這里鬼纏，耽擱別人的工夫！」

李先生拿着存單，像戰敗的兵士一樣糊里糊塗退下來，才看見一排矮銅欄杆的戰線上，每個洞口有好些個英勇的戰士在那里進攻。獨有他失敗了，最壞的是再沒有攻上前去的資格，怎麼辦呢？他無意識地旋了一轉，然後冒冒失失向外走，走到石階上豫備撐起傘來，才把存單塞進皮包裹。

他不再坐電車了，在人行道上低着頭走，可是並不注意積水，往往在積水最多的地方踏下去。他心裏充塞着不可描狀的懊喪，昨天打算得好好的，現在是完全不對了！看食貨銀行之那種形勢，說不定就會在今天下午關上鐵門，從此再也不開。用甚麼方法拿回這一千八百

塊錢呢，而且必須在眼前一兩點鐘以內？

走走走走，忽然發見了一線的光明，他硬着頭皮下個決斷，對自己說：「除了這樣辦，再沒有旁的希望了！」他立即雇黃包車，價也不論，坐了上去，只教車夫快跑。不到十分鐘，他已坐在樂山做事的那家銀行的會客室裏。

市面不景氣呀，地產抵不來款項呀，銀行錢莊家家都是今天不知道明天呀，樂山敘述這一番，代替那「今天天氣好呀，哈哈！」之類的寒暄。李先生不便阻止他，只得「是呀，是呀」他聽下去，每聽一句心上就像給刺了一針。好容易捉到了一個空隙，他就露着笑臉對樂山說：「老表姪，今天有一件小事情麻煩你。有一筆款子，要存在這裏，是我的一個知己朋友的，他姓呂，疊口呂，戶名就寫『權記』好了，存是存活期。他的意思，近來風聲不好，要給錢找一個安穩的處所。他知道我有一位老表姪在這裏，特地託我跑來轉託老表姪，務必給他照顧一下。存摺就放在這裏好了。」李先生說到這裏，他的頭在茶几上方斜湊過去，把聲音抑得很低，說：「萬一那個的話，——請老表姪不要見氣，現在的事情是說不定的，——你們自己人，總可以預先想法子。老表姪，看我的面子，就算幫我的忙，答應了他

的請求吧！」

樂山對表伯斜睨了一下，彷彿嫌他的話太那個一點，但是立即滿口應承，表現出活潑明快的青年商人風度。「可以的。照顧一下，可以的。數目不多吧？」

「不多，才三千五百塊錢。」李先生的心定了大半，他吐一口氣，把身軀坐正在沙發裏，欣幸自己的謀算的成功。一句話在他心頭這麼一閃，「這回真個給我逃脫這個難了！」

「還有一點小事情，」李先生的頭重又在茶几上方斜湊過去。「我有一筆小款子，在食貨裏存的定期。最近食貨有了謠言。陌陌生生的，去提不到期的存款，他們當然是不付。不知道老表姪有沒有法子替我想想？」李先生兩隻眼睛看定樂山紅潤的面頰，全身似乎停止了血行完全僵化了一般。

「多少呢？」

樂山對於表伯在銀行裏有了存款並不覺得驚異，這使李先生未免感到失望。但是這個當兒也無心計較失望不失望，李先生立即用敏捷的手勢把存單掏了出來，授給樂山說：「少得很，只有千八的小數目。」

樂山把存單看了一眼，站起來說：「表伯請坐一歇，我去打個電話，食貨裏有幾個熟朋友。」

「好極了！好極了！」李先生望着樂山走出會客室去的背影，感激得幾乎掉下眼淚來。早知如此，剛才何必去撞甚麼木鐘！再一轉想，只要樂山打電話成功，撞木鐘的事情只當沒有做好了。於是李先生心裏充滿了祈禱的心情。然而並不完全忘記了加減法的心算，祈禱一陣之後，就來一回練習：三千五，一千八，再加三百，三百，六千的整數只差得一百了。

「弄妥當了，」樂山回進會客室來，聲音裏毫沒有誇耀功德的意思。「這存單由我這裏馬上送去，取本不計息，原手帶錢回來。」

「好極了！好極了！」李先生再也找不到別樣的話，接着訥訥地說：「錢拿來之後，還得費老表姪的心，同呂君的那一筆一樣辦理。」隨即鄭重地點交所謂呂君的那一筆錢。

「萬一那個的話……」李先生推住樂山的身子，意思是教他不要送。

「不勞表伯叮囑，總之我特別照顧就是了。……表伯難得來，應當送到門口。」

雨停止了。馬路旁法國梧桐的嫩葉在微風中招展。十幾層的大廈的頭頂上現出幾抹淡紅

的雲。印度巡捕執管着的紅綠燈擋住了無數的車輛，同時放走了無數的車輛。一簇一簇的人急急忙忙向前進行，像夏天的螞蟻。李先生對着這天時人事都有復興之兆的景象，不禁想大喊一聲「我也安全了！」笑意藏在眼下的幾條皺紋裏，尖尖的滿生着短鬚的下頷透出一團高興。

過了三天，李先生起身之後正在洗臉，只聽得一陣扶梯響，闖進門來的是樂山。「表伯，我們的銀行完了！對不起得很，你的囑咐沒有給你辦到。實在來得太快，事前沒有一點消息。昨天晚上十一點才接到兩個電報，說分行站不住了。我們一算，虧折到了一百多萬，只得宣告清理。」

「竟逃不脫這個難嗎！」李先生無力地說。他只覺得牆壁，牀，對面人家的晒臺，樂山，李太太，窗子，門，組織成一條無盡的帶子，在他的周圍旋轉。（選自四三集）

隔膜

我的耳際只有風聲，水聲，僅僅張得幾頁帆呢。從艙側玻璃窗中外望，只見枯黃而將有

綠意的岸灘，灘上種着豆和麥的田畦，遠處的村屋，竹園，叢林，一棵兩棵枯死的樹幹，更遠處刻刻變幻的白雲，和深藍的天，都相隨着向我的後面奔去。好順風呀！使我感一種很強烈的快慰。但是爲了什麼呢？我自己也不能述說。我將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麼？不是。那裏有什麼事情將要做麼？有什麼人必欲會見麼？沒有。然而爲什麼快慰呢？我那裏能夠解答！雖然，這很大的順風應該受領我的感謝。

照這樣大的風，一點鐘時候我的船可以進城了。我一登岸，就將遇見許多親戚朋友；我的腦子將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預備應對；我的口將開始工作，盡他傳達意思的職務。現在耳目所接觸——風聲，水聲，和兩岸景物——何等地寂靜，閉適。但這個不過是給我一個休息罷了，繁擾紛紜就跟着在背後。正像看影戲的時候，忽然放出幾個大字，「休息十分鐘，」於是看客或閉目養神，或吸煙默想，略舒那注意於幻景的勞倦。然而一霎時燈光齊滅，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現，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應付他了。

我想我遇見了許多親戚朋友將聽見些什麼話？我因爲有以往的經驗，就可以推測將來的遭逢，而爲預言。以下的話一定有得聽見，重複地聽見：「今天來順風麼？你那條路程遇順

風也還便利，逆風可就累事了，六點鐘還不夠吧？……有幾天耽擱？想來這時候沒事，可以多盤桓幾天。我們難得敘首呢。……府上都安好，令郎會走了，話都會說了，一定聰慧可喜呢。……這等話我懶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時候也不會完。我一登岸，唯一的事務就是答復這等問題。我便要說以下的話：「今天剛遇順風。我那條路程最怕是遇着逆風，六點鐘還不夠呢。……我大約有一星期耽擱。我們可以暢敘呢。……舍下都安好。小兒會走了，話說得很完全，總算是個聰慧的孩子。」

我忽然起一個奇異的思想：他們的問題既是差不多的，我對於他們的答語也幾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將要說的話收在蓄音器裏，彼此遞寄，省得屢次複述呢！這個固然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但是問題的次序若有顛倒，答語的片子就不容易製了。其實印好許多同樣的書信，也就有蓄音器的功用——所欠缺的也只在不能豫決問話的次序。然則彼此會面真有意義，大家運用着腦子，按照着次序一問一答，沒有答非所問的弊病，就算情意格外濃厚。但是腦子太省力了。我剛才說他「將要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其實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不用再想了，而且一輩子可以應用；他的任務，只在待他人問我某話時，命令我的口傳達某一個現成

的意思出去就是了。我若取笑自己，我就是較進步的一架蓄音器或是一封印版的書信。我做這等器物已是屢次不一次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滿五點鐘，已聽了五回蓄音器，我的答片也開了五回。

現在我坐在一家親戚的書齋裏，懸空的煤油燈照得全室雪亮，連牆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題識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對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視他，——恐怕他也是這樣——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對聯作無意識的賞鑒；因為彼此的片子都開完了，沒有了，倘若目光互對而沒有話講，就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難受，不相正視，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駕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臉上，窺見烏黑的鬚鬚，高起的顴頰，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趕緊回到對聯上，無聊地想那「兩漢」兩字篆得最有結構，作者的印泥鮮明淨細，倒是上品呢。

我和漂流在無人的孤島，我如墜入於寂寞的永劫，那種孤凄徬徨的感覺，超於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個細胞，使我神思昏亂，對於一切都疎遠，淡漠。我的軀體漸漸地拘攣起來，似乎受了束縛。然而燈光雪亮，果盤裏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慾的香氣，茶盃裏有上升

的水汽，我和他對面坐着，在一個極漂亮的書齋裏，這分明是很尊敬的款待呀！

他靈機忽動，想起了談資了，他右手的大指和食指撫着鬚鬚說道：「你們學校裏的畢業生有幾成是升學的？」他發這個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不至再默默地相對了，而且這是個新鮮而有發揮的問題。我便策勵自己，若能努力地和他酬對，未始不可得些趣味。於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個鄉村，小學畢了業的就要揀個職業做終身的依託，升入中學的不到十分之二呢。」完了，應答的話盡於此了。我便大失所望，當初不料這個問題僅有一問一答。

他似乎凝想的樣子，但從他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個「是」字上以為推測，知他的神思並不屬於所發的問題。「是」字的音波擴散而後，室內依然是寂寞，那種超於痛苦的感覺又向我壓迫，儘管緊密攏來。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靈機一動，也找出些談資來。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亂而麻木的腦子裏那裏能夠想出一句話呢？那一句話我雖然還沒想出，但必是字典上所有的幾個字，喉嚨裏能發的幾個聲音拚綴而成的，這是可以預言的。這原屬很平常，很習慣，算不得什麼的事，每一小時裏不知要拚綴幾千百回，然而在此地此時，竟艱難到極

點，好奇怪呀！

我還得獎讚自己，那艱難到極點的被我做成功了，我從虛空的波浪似的腦海裏竟把捉住一句具體的話！我的兩眼正對着他的面龐，表示我的誠意，問道，「兩位令郎都進了工業學校，那裏的功課還不差麼？」這句話其實從剛才的一問一答上聯想起來的，但平時的聯想思此便及彼，現在却是既斷而復續的了。

「那裏的功課大概還不差。我所以送兒子們進那裏去，因為畢了業一定有事務派任，覺得比別處穩妥些。但是我現在擔任他們的費用是萬分竭力的了！買西文書籍一年要化六七十元，應用的儀器不可不買，一枝什麼尺便需二十元，放假時來回的川資又需百元，……需……元，……需……元，……」我的注意力終於荒散，所以對於他的報銷帳漸漸地模糊了。

這是我問他的，很誠意地問他的，然而聽他的答語時，便覺得淡漠無味，終至於充耳不聞。莫怪我剛才答他時，他表現出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一個「是」字。

我現在又在一位朋友家裏的餐室裏了，連我一共是七個客，都在那裏無意識地亂轉。圓

鼻子上鋪着白布，深藍色邊的盆子裏盛著色澤不同的各種食品，銀的酒杯和碟子在燈光底下發出僵冷的明亮。僕人執着酒壺，跟在主人背後。主人走到一個位子前，取起酒杯，待僕人斟滿了酒，很恭敬的樣子，雙手舉杯過額，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將杯子放在桌上。那位，「某某兄」遙對着主人一揖。主人取起桌上擺着的箸，雙手舉過了額，重又放在原處。「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將椅子略動一動，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對揖。這才算完了一幕。

輪到第七幕，我登場了。我會看過傀儡戲，一個活人扯動傀儡身上的線，那傀儡就會做拂袖，捋鬚，抬頭，頓足，種種動作。現在我化爲傀儡了，無形的線牽着我，不由我不俯首，作揖，再作揖，三作揖。主人說：「你我至熟，不客氣，請坐於此。」然則第一幕登場那位「某某兄」是他最不相熟的朋友了。

衆人齊入了座。主人舉起酒杯，表現出無限地恭敬和歡迎的笑容向客人道：「春夜大家沒事，喝杯酒敘敘，那是很有趣的。」客人都擎起酒杯，先道了感謝，然後對於主人的話一致表示同情。我自然不能獨居例外。

才開始喝第一口酒。大家的嘴唇都作收斂的樣子，且發出啞啞的聲音，可以知喝去的量不多。舉箸取食物也有一定的步驟，送到嘴裏咀嚼時異常輕緩。這是上流人文雅安閒的態度呀。

談話開端了，枝枝節節蔓延開來，我在旁邊靜聽，只不開口，竟不能回溯怎樣地推行出那些話來。越聽下去，越使我模糊，幾乎不辨他們所談的話含的什麼意思，只能辨高低宏細的種種聲浪裏，充滿着頌揚，謙抑，羨慕，鄙夷……總之，一切和我生疎。我真佩服他們，他們不盡是素稔的，——從彼此互問姓字可以知道——偶然會合在一起，就有這許多話講。致我那裏能夠？但我得一種幽默的啓示，覺察他們都是豫先掣好的蓄音片，所以到處可開，沒有阻滯。倘若我也豫掣些片子，此刻一樣可以應用得當行出色，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我想他們各有各的心，爲什麼深深地掩埋着，專用蓄音片說話？這個不可解。

他們的話只是不斷，那些高低宏細的聲浪又不是樂音，那裏能耐久聽！我覺得無聊了，我雖然在衆人聚居的餐室裏，我只是孤獨。我就想起日間在江中的風聲，水聲，多麼爽快。倘若此刻逃出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聽那爽快的音調，這個孤獨我却很願意。但是怎麼

能得逃，豈不要辜負了主人的情意？而且入席不到一刻鐘呢！計算起來，再隔兩點鐘或者有些散席的希望。照他們這樣遲遲地舉杯舉箸，只顧開他們的蓄音片，怕還要延長哩。我沒有別的盼望，只盼時間開快步，趕過了這兩點鐘。

那主人最是煩勞了；他要輪流和客人談話，不欲冷落了一個人，臉兒笑着向這個，口裏發沈着恭敬的語音問那個，接着又表示深至的同情於第三個的話。——「是」字的聲音差不多每秒內可以聽見，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融為一體。——他又要指揮僕人同客人斟酒；又要監視上菜的僕人，使他當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稱述某菜滋味還不惡，引起客人的食慾，我覺察他在這八面兼顧的忙迫中，微微地露出一種恍忽不安的神情。更看別人，奇怪！和主人一樣，他們滿臉的笑容裏都隱藏着恍忽不安的分子。他們爲了什麼呢？難道我合了「帶藍眼鏡的看出來一切都作藍色」這句話麼？

席間惟我不開口，主人也遺忘了我了。一會兒他忽然憶起，很抱歉地向我道，「兄是能飲的，何不多乾幾杯？」我也將酒食之事遺忘了，承他提醒，便乾了一杯。

明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館裏。這裏頭的茶客，我大都認識的。我和他們招呼，他們也

若有意若無意地同我招呼。人吐出的氣和煙袋裏人口裏散出的煙瀰滿一室，望去一切模糊，彷彿是個濃霧的海面。多我一個人投入這個海裏，本來是極微細的事，什麼都不會變更。

那些茶客的狀態動作各各不同；有幾個執着煙袋，只顧吸煙，每一管總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幾個手支着頭，只是凝想。有一個人，尖瘦的顴頰，狡猾的眼睛，踱來踱去尋人講他昨夜的賭博。他走到一桌旁邊，那桌的人就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待他轉臉向別桌時，那人就回復他先前的模樣，別桌的人代替着他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了。

一種宏大而粗俗的語聲起在室的那一角，「他現在卸了公務，逍遙自在，要玩耍幾時才回鄉呢。」坐在那一角的許多人鬨然大笑，說的人更爲得意，續說道：「他的公館在仁濟兩舍，前天許多人乘了車馬去拜會他呢。」混雜的笑聲更大了，玻璃窗都受震動。我才知那人說的剛死的警察廳長。

我欲深求他們每天聚集在這裏的緣故，竟不可得。他們欲會見某某麼？不是，因爲我沒見兩個人在那裏傾心地談話。他們欲討論某問題麼？不是，因爲我聽他們的談話，不必辨個

是非，不必要什麼解答，無結果就是他們的結果了。訕笑，誹謗，滑稽，疏遠，是這裏的空氣的性質。

這裏也有個熱情的希望的笑容，在一個人臉上，當他問又一個人道：「你成了局麼？」
「成了，」這是個隨意的很不關心的答復。問的人頓時斂了笑容，四周環顧，現出和那人似乎不相識的樣子。

有幾個人吐暢了痰，吸足了煙，喝飽了茶，坐得懶了，便站起來拂去袖子上的煙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沒什麼留戀的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一九二一，二，二七。

火 災

女孩的誕生到今足有七個月了。她已能極清楚地發出「媽」這聲音，當她感到什麼不滿足的時候。她又能獨自坐着，不用扶護或依倚。他能笑得很熱烈，能用小手抓眼前的東西，能注視活動或有色彩的品物。

可是她最難感到被抱的舒適。或是她的母親，她的祖母，或是女傭，或是我，有時抱到手裏，她便輕輕舞動四肢，瑣碎而低微地唬着。我們自以為十分當心了，因她的號哭更換個抱法，但不能夠便收效驗。我們都以抱她為最難的功課。

關於抱她的故事，不能不想起我友言信君。他到我的鄉間的第二次，先一日從上海寄信來，豫告那切盼的再見快逢到了。我同他第一次來時一樣，明晚便趕到船埠去等候。嗚嗚的汽笛聲聽見了，小汽船的煙窗望見了，我的心裏只覺有點熱亂。汽船後面拖着一艘「常熟快」，船頭上擠擠地站着十幾個人。有一個穿白衣褲的，舉起了白帽子只是招。這人的面目雖然還認不大清楚，我的手不禁也舉了起來只是招了。

船泊了岸，言信君最先離船，緊緊握着我的手。我覺得他的手很冷。他上下脣的鬚子長到三四分，臉色乾枯而黝黑，大有蒼老之氣。他的褲子沾了好些的泥，皺紋也不少。

到了家裏，我的妻去豫備茶水，就將女孩給我抱着。言信君深玄的目光注視着她，粗大的手撫摩她柔髮稀疏的頭頂，道，「這就是我們的小姑娘，我們的寶貝！」他認識他理想中的小女孩了。

女孩在我的抱持中不大安定，身體時時翻動，似欲脫離而去的樣子；又發出一兩聲急促的噤聲。言信君便把她接了去，圈轉左臂使她周身貼服地躺在上面，上膊恰枕着她的頭；右手輕輕地拍她的肩膀。他柔蜜地說，「我們抱持她，要使她全身都感到甜美。尤其要將整個的心傾注於她，使她的小心靈十分安慰，髻髻包在一個快樂的網裏。我們對她的心如其少傾注一分，她立刻能夠覺察。於是她因求慰而噤哭了。」

我起一種奇異的想念：言信君這麼說話，這麼側着頭將自己的面孔緊貼女孩的面孔，都含着女性的美，假若單看他這樣一個人，很難信他會有那樣的舉措。

女孩果真很安靜了。言信君目光低垂，注定她微倦的雙眼。只是不語，在室中踱着，發出寂寞的足音。

女孩在樓上跟她母親睡了。醒來索乳，不免有些嗚嗚的聲音。言信君端相着燈火，側首枕在桌上，說，「我們的小姑娘睡醒了。」

我說，「你也睡罷，行路勞頓，須得早點休息。」

「這算什麼勞頓！我現在不想休息。」他說着，豎起頭來，兩手按住散亂的頭髮。停了一會，他又說，「我現在很興奮，你不知道我的生活全在這興奮之中。不僅是我，我們那裏的人差不多全是這樣。因為要求興奮，所以歡迎刺激。譬如將飲食來比，我們不想喫飯喫麵喝甜湯，卻歡迎辣椒，臭蒜，燒酒和鴉片。陳舊了的，力量漸漸薄弱，難以引起強度的興奮，故而我們更願意不絕地感受新的刺激。你要了解我們，須首先明白這一點。」

「哦！」我細細玩味他所說的，覺得出乎意料。隨着又說，「你們那裏的人全是這樣麼？」

「怎麼不是！我們那裏是土匪的產地。人家以為土匪的唯一的欲望是錢財，是糧食。誰知那些只能居於副貳的地位，主要的還在獵取一種劇烈的刺激。我們肩着鎗在路上走，看見農人在田裏種麥，忽然高興，便一鎗把農人打死。他們走過一個寨集，忽然高興，便放起火來。他們不一定要劫財物，奪衣服，這麼做了，揚長自去；因為他們已滿足了受刺激的欲望了。」

我聽了只覺詫異，這似乎神話裏的事實，竟會發現在言信君的家鄉！這種情景不可設

想，杳渺而浮散，凝結不成一個想像；正如許多未曾經歷的事實團結不成一個夢。

「農民呢，也覺得種田的事太平淡了，當着鋤頭便有點懶倦。他們很高興守寨；因為逢到守寨，總是與土匪對敵，於是他們可以放鎗了。即如我的弟弟，此刻定在家裏擦鎗管呢。」

「你回去之後怎樣？」

「我也歡喜放鎗；不為別的，只為放鎗能引起強度的興奮。我告訴你，生活在興奮之中的人實在與瘋子無異。前年我住在省城裏，就得了這個綽號。在我的家鄉裏，共認為瘋子的與老人孺子一樣地衆多。我的姑母就是個瘋子。還有我的一個同學，他眼看父母弟妻被土匪殺了，自己肩上受了三刀卻沒有死；從醫院裏醫好了刀創出來，早已成爲一個瘋子。就是我，省城裏人贈以瘋子的綽號，也非常確當。我可以作一個譬喻：一個人受了猛烈的火烙，在身體上留下個可怕的班痕，以後只消撫摩到或者看到這個班痕，當時一切被烙的慘狀就完全涌現於心目中。這怎能叫人不要成爲瘋子！怎能叫人不要只求在興奮之中生活！」

「何以轉變到這樣呢？」我聽得有點呆了，心裏這麼想，嘴裏便說了出來。

「這真和一場大火災，人的心就是引火的材料！起火之期遠在不知多少年前，現在蔓延

得周遍了，什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幼的心裏都燃燒起來了！」言信君的右臂平舉，手掌徐徐移過，表示周遍的意思。他的眼睛放出可怕的光；語音悽悄，含有神秘的意味。我髻髻坐在一位古怪的豫言家的面前，當此夜深人靜，頗有點懷然的感覺。

我忽想起這意思，便說，「這樣的大火災，很值得教人家知道。外間知道的很少呢，——就是我，怎知道你那裏有這麼猛烈的人心的大火災。你把牠寫出來罷，便是一煙一燄，都有相當的價值。」

言信君合掌，手指交互，雙目下視，似乎祈禱的樣子，說，「火災，火災，是我回去之後唯一的工作了！外間人不管，我總逐篇寄給你看。」他因我幾句話的新刺激，引起了強度的興奮了。

言信君住了兩天，他要走了，他渴念他的母親以及家鄉的一切。這早晨下着急雨，我們留他待雨止了再走。他說，「雨的河上也新鮮，不如走罷。我們再見很容易，說不定下半年就來。現在我們分別罷。」他辭了我的家人，悄然便走，一手插在褲袋裏，一手拿着白帽

子。我沒什麼可說，跟在背後送他。

這一天沒有開出的小汽船，他只能乘航船走。我們到航船埠，衣裳給雨沾濕了，——很奇怪我和我的一家人都不會想起帶雨繳這回事。他催我馬上回去，一壁鑽入那低矮而黑暗的艙裏。我從篷側方孔中望進去，約略看見白衣服的背形在那裏移動，知他正在選定坐位。舟子的篙舉起了，在岸旁一點，船便離了岸。我向那一方白衣服的背形說，「再會！」可是被雨聲蓋住了，一點沒有影響。搖不到二三十櫓，那船已穿過橋洞，又轉彎去了，橋洞外一白迷濛。再不見別的，我於是冒着雨踱回去。

六七天後，他的信來了，是從開封發的；因為民匪相持，道路阻梗，他只能淹留在開封。信裏說：「我畢竟不能回家。我不明自己的心象，天天在麻醉之中。」又說：「道路傳言，家鄉附近的縣城被燒後，在一道街中拖出死屍二千餘條。「票子」拉走二千餘，少數得歸，大半死卻。」

言信君的豫言現在應驗了，由人心的火災引來了一場真實的大火災。像我生長在江南的人，聽到這等消息只有驚怕。望着來信，似乎正在那裏噴煙吐燄，也不大敢重行細看。

以後他繼續來信。在途中當然不能有桌子，有硯臺，只用鉛筆模糊地寫着，我仔細辨認才能讀下，有幾個字終於揣詳不出。因此，知道他與兩個人結伴同行。他們全不曉得前途的情形，田間沒有一個農夫，寨都閉着門，不能進去，有時看見大隊馬步在遠處衝過，便是土匪。忽然背後的寨裏放起礮來了，前面不知什麼地方也發出連續的鎗聲。他們只得坐在坑中，聽一夜的鎗礮聲；鬚髯守歲。明天再走，只遇見了一個帶着兩個小孩子的女乞丐，她將要逃進附近的寨中。他們繞着村外的高粱田走，礮聲隆隆地響着，彼此的面都發白了。言信君說他時時想着不該回家，但是他實在要回家了。

走到離家十數里地的時候，遇見許多隊伍從前面來，說向西一步也不能走了。他們也看見山上有許多肩鎗的人散處着。但是他們不管，用小衫蒙着頭，運動着兩腿只向前奔。……萬幸竟到家了！

百里之中只有他們一個寨尚在守着。寨內的人滿滿的，幾乎連走步的地方都沒有，大家防着敵人的來攻。

言信君說，他的父親很強健，同他一樣，過那歡迎激刺的生活，整天整夜在寨上，同人

興奮地談話。他的弟弟天天擦鎗，他的母親和小孩子都好，都有勁地講着寨上防禦的事。獨有他的夫人不受外象的搖動，很冷靜地整理她的家務。

他遇見的人都將他們所經歷的悲哀的故事告訴他，——隨着人家的習慣，用這悲哀兩字，實在那些故事不是這兩字所能形容了。但是他沒心去聽。

他那裏好久不雨，秋禾快壞，天天刮着黃灰。活着的人都起了迷信，傳謠開來。不知由何而來的金鐘罩，說不怕洋鎗，洋鎗的的子彈不能進肉。於是那裏的人十之八九都吞起朱砂符來。言信君說，這火災方興未艾，或者就有個更痛快的燃燒在後頭。

我從多封信中知道了這些可怕的事實；但懸懸的心總算得了個着落，言信君已到家裏了。遙想他當在開始他的工作，將那大火災的一煙一燄保留下來。我天天盼望總題爲火災的文篇從郵差的手中送到。

火災只是不來，連信也沒有。從報紙上打聽消息，常看見言信君那裏匪亂熾盛的記載。這不免引起我的疑懼：又時時自爲駁斥，疑既無謂，懼復何必。郵差每天走進門，有幾天並

且要來兩三回，但總是送到別人的信，不是言信君的。

差不多兩個月後，出乎意料之外，竟收到一封言信君的信。這信在路上着了潮，框線的紅色滲了開來，而且轉爲淡淡的。歪斜而乾枯的字跡，不待細認下首寄書人的姓名，我已知道是誰寫的了。

他信中說患了一場惡性的瘧疾。病劇的時候，神志昏迷不醒，全不曉得。病勢略退，便念着我和我的家。但是苦不成像。他只想到我家客室那個小門內外；想出門外，又想入門裏，他的昏亂的腦袋中這樣反三復四地變轉着。至於我，我的母親，我的妻，我的大兒和女孩，以及我家的女傭，諸人的面孔和情緒，他一點不能想到。

他又說他的病仍然不好，形神已損害得不堪了。大概也不能出外作事。

他又說最近土匪只在夜間攻擊了一回。守寨的人也老練得很。未經收藏的麥子落在地上，此刻下了雨，遍地都是麥苗。至於田裏，早先因乾旱不能種，到今時節已過，雨又連綿不止。來年的麥收，已在失望之中。

他末後說他再不想寫什麼了，這一場病使他一點心思也沒有。

我悵然沈思：這於他是何等的轉變！前此他生活在興奮之中，今後將生活在那裏！火災的不遽出世，又豈僅是我的失望！

妻抱着女孩走近我，急切地說，「言信君怎麼了？」她隨手接了信去自看。

大兒聽着他的母親說言信君，引起有味的回憶。他嬌婉地說，「言信君第一次來時，帶着一籃的枇杷，香蕉，桃子。罐頭裝着的牛乳和罐頭裝着的葡萄呢。」

女孩忽然號哭起來，兩手和頭顱動搖着，表示她的不快。這使我立刻想起言信君的話。她的母親正在看信，不將整個的心傾注於她；於是她馬上覺察，因求慰而號哭了。

一九二二，一一，二二。（選自火災）

上海合衆書店新書目錄

初中升學試題詳解
 中學生升學指導
 中學各科常識大全
 新小學升學指導
 小朋友升學指導
 小朋友各科常識大全
 中學生模範作文
 初中模範作文
 小學模範作文
 高級模範作文
 初級模範作文
 中學模範日記
 高級模範日記
 初級模範日記
 算術指南(黃熾甫編)
 算術指南(火光波編)
 四用學生字典(精裝)
 四用學生字典(平裝)
 國音學生新字典

模範英漢辭典(精裝)
 模範漢英辭典(精裝)
 模範英漢兩用辭典
 英文文法作文典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1)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2)
 兒童水彩畫
 兒童蠟筆畫
 兒童剪貼畫
 兒童鉛筆畫
 兒童鋼筆畫
 兒童毛筆畫
 幼稚園讀本(1)
 幼稚園讀本(2)
 幼稚園常識(1)
 幼稚園常識(2)
 魯迅：二心集
 魯迅：雜感集
 魯迅：散文集

沫若：我底幼年
 魯迅：代表作選
 巴金：代表作選
 冰心：代表作選
 丁玲：代表作選
 沫若：代表作選
 茅盾：代表作選
 達夫：代表作選
 紹鈞：代表作選
 老舍：代表作選
 魯迅：傑作集
 巴金：傑作集
 冰心：傑作集
 丁玲：傑作集
 沫若：傑作集
 茅盾：傑作集
 達夫：傑作集
 紹鈞：傑作集
 老舍：傑作集

青年的成功基礎
 茶花女
 雙城記
 現代應用文大全
 交際萬有大全
 新公文程式大全
 唐著新尺牘
 學生新尺牘
 兒童新尺牘
 女子新尺牘
 普通新尺牘
 商業新尺牘
 袖珍新戲考(1)
 袖珍新戲考(2)
 袖珍新戲考(3)
 袖珍新戲考(4)
 楚霸王故事
 伍子胥故事
 新中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1170B



—版權所有—

實價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總經售處合衆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翻印必究—